

红色中国

半月刊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

3

2025

2025年第3期 总第3期

红色中国 半月刊

2025年7月15日出版

来源：红色中国网

主办：《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部

网址：<https://www.redchinacn.org>

<https://v2.redchinacn.org>

编辑：怀 鹤

审校：青年之翼 走向革命胜利

编辑组成员：

青年之翼 怀 鹤 走向革命胜利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说 明

“红色中国”半月刊是由本刊编辑组主办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政治刊物。红色中国网主编“远航一号”向我们指出：“在这样的伟大转变的时代，非常有必要随时报道和分析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重要动态，把握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主流和根本特点，树立并坚定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心。”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的，需要对社会实践经验进行高度的科学概括与分析，敢于向旧的、僵死的、形而上学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开战，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当代国情，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本刊正是承担着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及时地收集、总结并发表红色中国网与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科学成果、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以供广大同志借鉴。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高，不论在选材上还是在总的思想倾向上，都必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与作风。希望读者参考本刊时，注意分析和鉴别。同时，欢迎提出批评和意见，向我们投稿。我们相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在广大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本刊一定能够努力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

怀 鹤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

凡 例

1. 正文中的文章并不一定按照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而是有可能按重要度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篇文章的完整性和可阅读性，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本刊署名中包括“红色中国网”“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蒸馏水”“草庐棋士”的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及其人员。标题加粗的也代表编辑部及其成员。他们的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反映了红色中国网和本刊的立场与观点。

3. 在文章开头使用方框框住的文字，依情况分为编者题注或作者题注。

4. 文章中出现的比正文稍小的同样式文字，为引用文字。

红色中国

半月刊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部主办

二〇二五年七月第一期 目 录

- 关于“左”的真伪名称的问题 远航一号、青年之翼 (7)
- 对“生产过剩”的若干论述 井冈山卫士 (15)
- 列宁那句通常被认为是“灌输论”
起源的名言的翻译有重大问题 (17)
- 论小镇做题家的问题 红色人口观察员 (24)
- 简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应对之道 红色人口观察员 (33)
- 教育浅谈 蒸馏水 (60)
- 对《破除日丹诺夫体系思想——揭穿“有
中国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评价 井冈山卫士 (61)
- “左”的同盟正在破裂 怀鹤 (65)
——论中国的两条战线

近日与朋友交流有感	王其子 (68)
浅谈事实与理论的不可分割性	怀鹤 (71)
只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掘墓资本主义	郑阑干 (73)
——和“献仁1949”网友交流 (一)	
生活杂谈	乐不眠、王其子、古贺小春 (84)
来聊聊当今世界的媒体与记者	隐秘战线 (91)
在一场世俱杯比赛后的感想	王其子 (94)
东欧的“民主”	隐秘战线 (99)
——三评南朝鲜电视剧《第五共和国》(下篇)	
资产阶级自由派言论及对其的批驳	怀鹤、隐秘战线等 (104)
赠星火	斯达特尚 (123)

关于“左”的真伪名称的问题

远航一号、青年之翼

青年之翼 在近几天的讨论中，同志们常常提及左派的真伪问题。例如称某某为真左，某某为伪左，但从历史上左派或左的定义考虑，那些被我们称为伪左的群体到底是属于左派的范畴呢？还是应当被视作独立于所谓真左的势力呢？很明显，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语言表述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即真伪命题之判。简要地说，在逻辑学中，命题实现一种陈述的判断，一般由题设和结论两部分构成。对于一个特定的判断，我们当然可以说它非对即错，非黑即白，这是由排中律保证的。代表正确判断的命题称之为**真命题**，反之，代表错误判断的问题称之为**假命题或伪命题**。

在这里，真命题和伪命题当然也是命题，行使陈述的判断功能。但其中的修饰语**真**和**伪**似乎又在断言这个命题是否构成一个所谓真正的命题。这一点容易引起误解和谬论，比如马克思说：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¹

^① 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而在中资的高中思想政治（任何选科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必修部分）必修四的教学中存在如下默认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 = 正确的哲学 = 真正的哲学 = 哲学²

这无疑是一种以部分代整体的不当观点，问题就出现在一连串的语言表述中的谓词“是”上。它指向一个真伪的修饰词判断，进而由这个模糊的表述引发理解和信息传递的偏差。

回到我们原本的话题，对真左伪左的陈述并没有一个谓词“是”，但修饰词仍然直接起到了其作用。因此伪左可被理解为“虚假的左”即“不是左”，可真的可以这么说吗？这么说对同志们的学习和进步有何影响呢？这些都值得细致考虑。对于如何处理左派的表述问题，我想说的是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思想认知中偏见的影响。

下面引述 Wikipedia 对左派的描述：

左派，又称左翼，主要是指支持平等原则和平等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左翼的支持者多认为社会存在不合理的不公平，且这类现象需要被减少或消除。左翼通常与捍卫阶级和传统的右翼相对。左翼亦指进步主义，甚至是革命，与反动和保守势力持相反政治取向。

抛去上面的“平等主义”等对于我们不合宜的叙述云云，同志们公认的那些“伪左”，事实上有很多是符合上述定义的，比如

反动和保守势力持相反政治取向。

^② 从逆否的角度看，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谈不上哲学，自然不是正确和真正的哲学，多么自治！——青年之翼

或

多认为社会存在不合理的不公平。与捍卫阶级和传统的右翼相对。

在左作为**进步或激进**的代名词的情况下，被我们称为伪左的那些激流系、阳和平等确实也在左派的范畴内。虽然这些所谓左派常常互开左籍，这是题外话了。但如果同志们更在意通过正确使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形势，支持半外围论，不搞宗派主义等定义左派的话，那这就大大缩减了左派的范围，那些仍然希望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或回到历史社会主义，或单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重建人民政权的同志们就失去了左派的名号，变成红中网举目无亲的局势了，这显然不利于左派认同和团结。

尽管一些群体的领导者可能不具备继续以左派身份领导的资质，他们可能自身滑向了官僚作风和资产阶级作风的深渊，但其成员还是可以被作为左派接纳的。

总之，真伪标签在表述歧义之外还往往带有主观判断，并可能扭曲我们对被修饰词本义的认知和判断，这是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避免的。

我个人的建议是，不再以真伪论左派个人和团体势力，不然就是犯了互开左籍的毛病，而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观点和路线是否正确，是否适宜上，更好地团结左翼力量，与自由派，保守派和其他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

远航一号 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在哲学上，或者说，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主观认识方面，所谓真和伪，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我们的认识、看法、想法，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不仅适用于我们的日常认识，适用于剥削阶级的各种学说，也适用于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符合客观实际的，经得住长期实践检验的，就是正确的学说，或者说“真”的学说；反之就不是。

可见，在哲学上，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一般关系方面，或者就日常生活来说，真或伪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把伪的当成真的，最后总是要露馅儿的，如果自欺欺人，以假充真，最终自己会被实践惩罚的。

那么，在自称左派的各个团体、小组或者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团体、小组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真或伪，是不是也要明确区别真或伪呢？原则上是应该的，但是，具体做起来，又有相当的复杂性。

这是因为，虽然在“左派”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内部有不同观点时，也必然有正确或错误之分，但是这些观点谁正确谁错误，往往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实践才能做出比较确定的证明。比如，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而宗派主义团体以及一部分青年同志，仍然坚持“中帝论”。只要中国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在正常发展，甚至还在“向上”发展，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就不可能根本解决，就仍然有待未来的实践来验证。

所以在左派或“左派”之间发生理论分歧乃至重大理论分歧时，在许多时候，确实不能仅仅因为观点的分歧而将对方“开除左籍”或仅仅以观点分歧来划分真伪。

这里，我们必须声明，至少就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同志来说，我们从来没有以是否赞成半外围论或是否反对中帝论，来作为划分是否左派或是否真左派的界限。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是说，在十年以上的时间里），我们早被各个宗派主义团体开除了左籍，被他们污蔑成是国家资本或官僚资

本的代言人。尽管如此，直到两三年前，我们还是承认这些团体是“马列毛左派”的一部分，对他们称“同志”。我们对激流网停止称同志，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去年激流网爆发小草事件，我在一封公开信中提了一句“余峰同志”，还被一些网友批评。

那么，在左派或“左派”内部，要不要区别真伪或真假呢？

还是要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目前还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目前的各个左派或“左派”团体，无论打着马列毛或马列旗号，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我们红色中国网也不例外。这些小资产阶级团体，有的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团体，在未来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也确实有很多小资产阶级政治积极分子只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进行投机，他们并非真心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实际上也不关心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胜利，而主要是醉心于扩大个人在某些宗派团体以及本人所在宗派团体在“马列毛左派”中的权势，并从中寻找他们的“人生价值”。

那么，怎样来识别，一个团体、一些个人是否真的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还是主要醉心于政治投机呢？要做出这样的判断，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放弃对其他许多团体进行团结的努力，只是在经过长期实践后，当我们认定，只有明确真假左派的界限，才确实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的时候，才下定决心，明确这种界限。

那么，有哪些标准可以作为参考呢？像楼主那样，引用维基百科的定义，是不可取的。且不说维基百科上的定义主要是被资产阶级操纵的，靠引用定义来回答问题，也是一种思想上懒惰的表现。

下面，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在思想上、理论上，一个团体是不是关心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最终只能由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来解决。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高潮来临之前，初步觉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当首先在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吗，实践不是你的优势，但是，理论思考，总是你的本职工作吧！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果真关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信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胜利，那么他就会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懈地思考这些问题，努力了解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努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根据对客观实际的新的认识以及客观实际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认识。

我们红色中国网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其他一些团体，或者没有这样一种“革命路线图”，或者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虚假的、幻想的事件上（如中美战争），或者不承认有资本主义正常发展阶段而是幻想危机随时爆发、明天就爆发，或者无限夸大个人（少数“先锋队”）的主观力量，用“群众还不觉悟”来解释一切，幻想有一天，群众突然奇迹般地普遍觉悟，就把“革命”问题解决了。

二，这个团体的实践是不是对革命或进步事业有害？

在这方面，我们红色中国网在过去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比较突出的就是反对铁路私有化公开信和“八青年关注团”事件（注意，这里说的是“八青年关注团”事件本身，既不是广州的八青年事件也不是佳士事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国内工作被完全破坏，陷入停顿。这是事实，我们不否认。但是，在被破坏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做我们目前能做的工作，不盲动，不起反作用。

在十多年前，左派要不要以“融工”的方式推进进步实践，是有争议的。这里说的“融工”，不是指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向工农学习，这是永远都要做的，而是特指要进步青年学生放弃学业或放弃其他

职业，下厂当工人，向工人“灌输”马列毛主义，从外部来鼓动工人进行有组织斗争的做法。

十多年前，对于这种做法是否正确，还可以观察。但是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样的做法，完全无助于一般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和无产阶级力量的提高，不仅如此，还有利于资产阶级国家对进步工作进行打击和破坏。

在经过这样的实践检验以后，有些团体仍然坚持这种有害的实践，这就不能用认识差别来解释，而只能说，有些团体坚持这样的做法，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仅仅是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小宗派利益。

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那就是，近年来，未明子和另外一些团体，发展到竞相与当局合作，竞相向当局告状，相互提供对方的黑材料，这就属于彻底腐败变质了。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要顾忌称呼他们“伪左”吗？

三，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一个团体是否基本站在了正确的、错误的或者反动的立场上？

比如，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激流网等团体不仅继续坚持中帝论、俄帝论等错误观点，而且站在了事实上支持美帝、支持基辅纳粹当局（甚至否认乌克兰存在严重泛滥的法西斯主义、否认基辅当局是纳粹政权）的反动立场上，为帝国主义在俄乌战争中某些虚假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摇旗呐喊。

当一个团体在类似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不仅是原则性的错误而且客观上起了反动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坚决与之划清界限，不再与其发生同志式的关系。

总之，红色中国网决不是轻率地将左派或“左派”的各个团体划分成真或伪的。我们也不是简单地将自己就封为“真”左派。我们也犯过错误，我们的许多观点仍有待事实检验。

去年夏天，我写过一篇：“2025 年将是俄罗斯第三次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年”³。到今年年底的时候，马列托和其他一些网友一定会来找我的，要我说清楚关于“胜利年”的问题。

然而，无论有多少困难和曲解，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做“真”左派，努力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另一方面，真、假左派或真、伪左派的问题，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不是我们主观上回避，就不存在。因为，确实有大量的打着“左派”旗号的团体是不干正事的，没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努力，却蒙蔽摧残了不少青年，让许多青年蹉跎了岁月、浪费了生命。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青春。浪费别人的生命，罪过还不大吗？我们还不应该揭露吗？

³ <https://www.redchinacn.org/article.html?id=51951>

对“生产过剩”的若干论述¹

井冈山卫士

今天中国左派中弥漫着的“生产过剩”吊打一切的经济危机理论在下述几个方向上犯了错误。

第一，他们简单地将消费不足危机当成了生产过剩这一现象的全部。消费不足危机趋势指的是资产阶级压低工资导致工人阶级消费能力不足，这种不足最终破坏了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最终引发经济危机。消费不足是生产过剩的某一种具体表现，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剩余价值超过了无干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能力导致的。生产过剩也可以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过剩。这种过剩有可能带来如下后果：一、过剩资本吸附了过多的劳动力，极大压缩了产业后备军，导致利润挤压危机；二、过剩资本堆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进而压制利润率，让前述所有危机更容易爆发。

在上述三种危机趋势中，只有消费不足危机是始终以某种“不足”而闻名于世的。这也是那些左派唯一能够理解的危机形式。正是由于这种混淆，他们不顾生产过剩的其他含义，将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完全等同起来。这种理论上的认识错误与他们无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进展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5707>

第二，他们把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灭亡等同了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论有大的破坏性，本身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正常表征。有矛盾，不代表会以激烈的形态爆发；爆发，也不代表会无条件地冲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从 19 世纪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已经与经济危机共存了 200 年。不是经济危机本身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而是资本主义灭亡的趋势让未来的某次或某几次危机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

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趋势压到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根本表征，不是剩余价值生产过剩，而是剩余价值生产不足。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生产太少了，无法同时满足阶级镇压和阶级妥协两方面的需要时，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趋势才会在某些经济危机中转化为总危机。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有能力生产“过剩”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就拥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结构进行调整的物质本钱。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资本主义因为“过剩”而灭亡，就等于寄希望于对手犯傻。

归根结底，资本主义不会因为“过剩”，不会因为还有阶级妥协空间，不会因为强大而灭亡。资本主义只会因为剩余生产不足，因为失去了妥协空间和镇压力量，因为虚弱而灭亡。

列宁那句通常被认为是“灌输论” 起源的名言的翻译有重大问题¹

编译局到底给我们挖了多少坑？

龚 义 哲

最近正在翻译 Lars T. Lih 的 *Lenin Rediscovered* 一书，因为这本书是《怎么办？》的评注，所以我还得去补习《怎么办？》，正好 Lih 认为传统的英译本不够好，自己翻译了一个英译本，于是我就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6 卷的中文版来学习，顺便跟 Lih 的英译本相互对照。这一对照下来，发现列宁那句通常被认为是“灌输论”的起源的名言的翻译有重大问题。

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里（第 6 卷，第 29 页），这句话被译为：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① 原文标题是“编译局到底给我们挖了多少坑？”，<https://zhuanlan.zhihu.com/p/1927488228962842598>。

在中译文里，三个动词（“说”、“有”、“灌输”）都采用了一般现在时，暗示读者：工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自发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必须依靠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

然而，Lih 的英译文却是这样的（第 702 页）：

We stated that there could not have been a Social-Democratic awareness [at that time] among the workers. It could have been brought in only from outside.

（我们说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工人当中本来也不会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带入。）

stated 用了一般过去时，could not have been 和 could have been brought 则采用了情态动词 + 现在完成时，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推测。也就是说，按照英译本来看，列宁说的并不是“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发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永远需要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而仅仅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那个时候！Lih 就好像害怕读者看不明白似的，还特地加上了一个 [at that time] ！

这让我大吃一惊，难道中央编译局都会有误？于是我立刻去找了《怎么办？》的另一种英译本（《列宁全集》英文版，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61 年，第 5 卷）：

We have said that there could not have been Social-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workers. It would have to be brought to them from without.

(我们说过，在当时的工人当中本来也不会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会从外部带入。)

have said 用了现在完成时，更加强调“以前曾经说过”，have 和 bring 也是情态动词 + 现在完成时，只是 bring 变成了 would have to be brought。看来，编译局的译文有重大问题。于是我立刻去找了俄语原文：

Мы сказали, что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у рабочих м не могло быть. Оно могло быть принесено только извне.

虽然我不懂俄语，但在会俄语的朋友帮助下弄清楚了：Сказали 是 сказать 的完成体过去时，не могло быть 是 мочь 的未完成体过去式，могло быть принесено 是 принести 的过去完成时。也就是说，两种英译本的时态，都与俄文原文完全对应！

我还是不放心，又去找了《怎么办？》的两种日译本，因为我还算懂一点日语，而且日语的时态虽然没有英语和俄语那么完备，但至少还是有过去时的。

一种是『何をなすべきか』（彰考書院，1947年，山内房吉訳，第43页）：

我々は労働者が未だ社会民主主義的意識を持ちえなかつたと言つた。この意識はただ外部からのみ齎らされうるものである。

(我们说过，那时工人尚不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带入。)

言った是言う的过去时，持ちえなかつた是持つ的可能形过去时否定用法，齎らされ是齎す的被动形。也就是说，言った表示“我们以前说过这样的话”，然后，在被引用的话当中，持ちえなかつた就表示这个动作发生的时间，比“我们说过”还要早，也就是说，“工人尚不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是比较久之前的事情。至于后半句，虽然用了现在时，但结合前半句，可以理解为“在当时只能从外部带入”。

另一种译本是『レーニン全集』（大月書店，第5卷，第395页）：

われわれはいま，労働者は社会民主主義的意識を持っているはずもなかつた，と言った。この意識は外部からしかもたらしえないものだった。

（我们曾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会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带入。）

这句话的时态与上面那个译本略有不同。言った的用法是一致的，但持つ变成了进行时持っている，表示“我们说过”和“本来也不会具有”是同时发生在过去某个时间。但无论如何，“不会具有”都只可能发生在“过去”。

综上所述，无论是俄语原文，还是英译本、日译本，都准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工人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外部的革命知识分子把这种意识带给工人。

然而，汉语是孤立语，动词没有时态变化，因此在翻译时必须通过时间状语来对动词之间的时间关系进行补充，可是，编译局的中译文却没有补充时间状语，这就会使读者产生这样的误解：列宁认为，工人无论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自发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必须依靠革命知识分子的灌输！

而且，把 *принести* 译为“灌输”也是严重的错误。英译文将其译为 *bring*，日译文译为 *もたらす*，都只有“带去”、“引入”的意思，而绝无“灌输”之意。这并不是咬文嚼字：“带入”或“引入”，隐含有工人原先就含有这样的需求，只是一时无法通过自己来满足，所以暂时需要别人去带给他们的意思；而“灌输”就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工人的脑袋就像个空罐子，别人灌进什么就是什么！

如果让我来翻译这句话，我只能翻译成这样：

我们说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工人本来也不会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带入。

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后怕：我毫不怀疑编译局的秀才们的外语水平，他们绝不会把过去时搞错成现在时。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犯了这样的错误？在编译局的译著当中，还给我们挖了多少这样的坑？还有多少原本仅适用于一时一地的结论，被偷梁换柱，改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 * *

王其子² 所以，一定要消除脑体分工。不然的话，现在，以后都要被“革命”的“知识分子”们灌输。中国传统词汇中的“启发”更贴近原意。

(1) 指点别人使有所领悟。

②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8058>

《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朱熹注：“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

(2) 指阐发，阐释。

班固《西都赋》：“启发篇章，校理秘文。”

毛主席经常使用的引导，发动也比灌输更加合适。

走向革命胜利 这也是为什么红中网不像历史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著作或者中帝论者一样大量引用马列毛经典著作，以引用代替分析证明，文本也是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的。

当然这也不代表我们不去学习马列毛，而是争取做到活学活用，不搞形而上学式的奉若圭臬，而是去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接。

红色人口观察员 其实我就想到一个词汇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英语是“totalitarian”，直译是全能主义。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能很好的解释苏联的经济体制。

我之前有一次上苏联历史课，我就提了个问题，问为什么马格尼斯托克钢铁厂的住房问题很困难，为什么苏联当局不向工人收取一定的房租来建房子。然后教授的回答就是，“苏联是 totalitarian, "total", 是所有商品的销售者和所有工人的雇主，因此如果苏联要优先解决住房问题，它有很多个办法，比如说直接降低工人的工资把更多的物资用在住房上。你的提问实际上是在假设，苏联的工人有一种苏联政府所不掌握的外界的资源，而这个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

其实说实话“totalitarian”本身在英语就是贬义了，但是中国的翻译就非得翻译成一个更加贬义的东西。从英文的直译“全能主义/总体主义”还能得到一些有用信息，中文的“极权主义”就只剩下谩骂了

井冈山卫士 这个很有价值。如果十年前就能有这些资料，在对阵“灌输论”的时候就会省下很多时间。

primummovens 这个很好，虽然我一直认为工人一直不可能有自发意识完完全全是扯淡（因为我相信随着信息传递的进步，不可能会那时那样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掌握革命意识），所以列宁这“灌输论”我一直都当作是带有历史局限性或者只是理解为需要革命知识分子要有引导作用就够了。

没想到是翻译出了锅，列宁的眼光还是正确的。

论小镇做题家的问题

红色人口观察员

我这里所指的小镇做题家（简称做题家），指的是依仗做题的文凭作为符号，并以此来获取一部分剩余价值的人。他们就阶级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例如说，一个部门经理，他/她属于小资产阶级，但是却不一定是靠学历上位的。事实上以中国的现状，经理更有可能靠的是工作经历上位的。此外，无产阶级表面看有文凭，不管是中专还是大专的毕业证。但是无产阶级不能靠这个文凭获取剩余价值。对于绝大部分无产阶级来说，一个中专毕业证/大专毕业证，不能证明这个人“人才”，而只能证明这个人不是“犯罪分子”（这里的犯罪分子是从资产阶级的视角来出发的，如果鼠鼠我鸭事件中的学生继续斗争，那就会被扣留毕业证，因为这说明了他们是不顺从的。而不顺从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自然相当于犯罪），因此不能获取剩余价值。因此，做题的无产阶级子女不是做题家。

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做题家如同其他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是互联网的“键政”的主要团体。因此，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典型的互联网上面做题家的言论，来一窥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比如说最近的一个新闻，

一个家庭在欢呼高考 288 分，下面充满了做题家的哀叹，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在叫什么。¹

网友一 魔怔！这个美国为 LGBTQ 骄傲有什么区别？少提什么父母开明孩子抑郁之类的，考 288 没啥，学渣多了。可这家人在欢呼什么？在镜头前欢呼什么？庆祝家里出了个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的后代？媒体大肆宣传欲传递什么？要在中国搞美国的快乐教育？把好不容易开启到一半的民智再打回原形？炒作无底线！

网友二 最搞笑的是人民日报转了，官媒下场，以后不会宣扬知识改变命运了，大家都快乐教育吧。

网友三 本来就改变不了命运，真还以为一滴水能改变大海的潮汐。你自己能改变什么命运。

网友四 知识能不能改变命运我不知道，但是有些人可以用高考改变阶层，比如华坪女高的很多学生，有的人可以用高考保护阶层，比如学知路两旁高校教授的孩子们。这些人都是需要改变和保持的。但有些人不需要，反而是用阶层去改变高考，比如那儿那西们。

网友五 我以后再也不笑阿三的婆罗多赢学抽象了，这么快回旋镖就来了。阿三战机掉了六架，举国庆祝十天。我嘲讽至极，结果还没笑完，我们这边就出了高考 288 分，全家欢呼。报应啊！教员十天十夜没想通印度人怎么想的，60 年后，这家人想通了。

这些人总而言之，是在表达这样的思想。高考就是全世界全宇宙最好的制度，比共产主义都要“公平”（事实上，如果左翼对做题家宣传毛泽东时代，他们马上会用“工农兵大学生”，“走后门”来攻击你）。任何攻击高考

①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21506812840108076>

的人都是试图破坏公平的统治阶级走狗。任何考不到高分的人都是自己智商有问题。考试分数本身说明了能力，所以说追求考试分数的应试教育就是开启民智。等等等等等等。

以此类推，做题家还有这样的思想。例如说，要搞社会化抚养，但是不能搞公有制！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化抚养之后，所有新生儿就没有父母的帮扶，就必须靠自己努力考试，那些考不好的人就会去送外卖。但是公有制，或者说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是万万不得的，因为那是“极端平均主义”，不利于激发积极性。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偏锋”网友的帖子²反应很大的原因。

大家不要笑这种不要公有制但是要社会化抚养的想法。我在美国留学遇到了一个本科国内 985，硕士来美国的人，他真是这么想的。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有这个想法的人在小镇做题家这个团体里面是不是挺普遍的。

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做题家最喜欢把自己的狭隘的利益包装成底层。比如说在大部分关于教育的话题的下面，总有人会吐槽“中国对底层的保障实在是太差了，做题是底层唯一的出路”。我们可以想一想，人上人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呢。对于底层来说，就算考试是完全公平的，真的任人唯贤，自己出头的概率不也是无限接近于零吗。显然做题对底层来说是一个根本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做题家就是要把这个包装成底层。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对做题家价值观，也就是做题家的上层建筑，进行一个总结：一、高考是最好的制度，没有之一；二、考试分数等于一个人的能力；三、要确保绝对的起点公平，为此甚至有必要把父母和儿童完全分开；四、做题家是社会的底层，做题家的利益就是底层的利益。接下来，我们可以分析这些价值观背后反映了什么。

② <https://v2.redchinacn.org/topic/4506/>在我构思的小说中进行一场社会试验-打破私有制/14

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一个检测，看看这些价值观错误在哪里。有一些错误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高考是最好的制度”，比共产主义还好。这我就不反驳了。再比如说“起点公平”，所有人都应该在一个所谓公平的规则下来竞争，也是很典型的资产阶级观念。这些我就不反驳了。我着重反驳第四点和第二点。

先从第四点说起。事实上，做题家之所以把自己包装成底层，是因为他们获取剩余价值，既不是靠权力，也不是靠占有生产资料，甚至不是靠自己的真实能力，而是靠文凭的符号。正因如此，他们不仅仅比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要贫穷，而且也要比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要贫穷。这个特点可以通过以下的事实来说明：那些最认同我上面提到的做题家价值观的人，是那些高学历却不愿意就业，因此也没有收入，因此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贫穷的人。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是凭借某种外于劳动的方式来获得收入的人，因而仍然是剥削阶级。

马克思主义不是越穷越有理。如果所谓的越穷越有理，那么，既然流氓无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贫穷，是不是流氓无产阶级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呢？同样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说越剥削就越反动。资产阶级的剥削率要比封建领主高，但是资产阶级却更加的进步；苏联的官僚所控制的剩余也要比同时代的资产阶级要多（苏联的工人阶级的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大概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45%左右，但是同期美国的工人阶级的工资比重却大概是60%），显然更不能说明苏联官僚比美国资本家反动。判断一个剥削阶级的性质，必须要看他们是怎么获取、进而利用他们获得的社会剩余，进而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既然苏联的官僚并没有把大部分剩余拿来给自己搞特供，反而投入到工业化，迅速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在十年就走过了西欧国家50年的路，那么苏联的官僚就是一个比资产阶级更加进步的剥削“阶级”（或者说阶层，考虑到苏

共官僚不是一个历史稳定态，而是复辟后的资产阶级的（前身）。既然资产阶级用积累出了工业革命，那么他们也是比封建领主更进步的阶级。

因此，同样的道理，虽然做题家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要贫穷，表面看，好像他们是穷人这边的，甚至穷到同志们都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不劳而获的人，但是，通过这个标准，他们实际上并不比其他的剥削阶级要进步，甚至还要更反动。

如同“远航一号”在《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中所说，剥削阶级的社会功能，是从事一个文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必不可缺的各种职能：“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但是问题是，做题家要么不从事这些职能，要么他们的能力非常差劲。以至于如果让做题家代替目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结果必然是灾难。

我们以经济学作为例子。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复辟之后的中国的发展不仅仅超过了社会主义时期，而且还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显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廉价劳动力，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并不比同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低，劳动强度同样没有更高。这种相对高速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采用了一定的“计划经济”的手段，包括投资补贴、以国企为基础来从事创新活动、以特殊的税收政策强迫资本家投资（例如说，以增值税为例，资本家可以把投资设备所获得的发票拿来合法避税），等等。

而中国能这么做的基础，是因为中国通过政治锦标赛的形式选拔一批对经济实务有了解的人，而不是使用被芝加哥学派洗脑的书生。这就和做题家的梦想产生了矛盾。中国至少在复辟的绝大部分时间，选拔官员都是以实际的政绩作为基础，而不是以高考成绩或者经济学学位作为基础。而按照做题家的逻辑，高考是最公平的考试，所以说就是应该让高考高分生进入经济学院，然后就无条件的进入经济的权力机构。否则，做题家就会叫唤，说什么“老人拿到了所有的资源”，“时代红利”。但是问题是，如果

让做题家得到“公平”，真的替代了老人，会带来什么呢？既然做题家的考试仅仅是书本知识，那么他们肯定只懂芝加哥学派，毕竟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完全被极右翼控制了。然后他们就会根据书本给中国经济来一个彻底的休克疗法，不仅仅国企会卖光，连一些正常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有的政府干预也要连带着抛弃，最后中国就变得跟 90 年代俄罗斯差不多了。当然，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确实很“公平”，老人吃不到“时代红利”了，做题家确实爽了，尽管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的所有阶级都是灾难。说难听点，宁可贪官污吏贪一万亿也不能让做题家替代他们，因为前者仅仅是分配，后者是直接大规模的破坏生产力。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分析女孩考 288 分庆祝这件事下面做题家的想法，兼而反驳第二点，所谓的分数等于能力。考 288 分就是“民智不开”，就是“缺乏能力”？问题来了，那考 700 分能算是什么能力呢？以中国当前的高考题目和现实的关系，700 分考生学到的东西和 288 分考生学到的东西，对社会的意义有什么区别？对于当前的应试教育来说，记住知识——这是对社会的有意义的部分——是一个很低的门槛，你只要能高二过会考就基本上算是掌握了知识。而这个 288 分的考生是不太可能没有通过会考的。所以说所谓 700 分的考生，其区别就在于比 288 分的考生多懂了一些做题技巧。这就是所谓的“能力”和“智力”？这就是当人上人的理由？更令人捧腹的是，哪怕是这种做题技巧的能力也保存不了多久，任何 700 分考生都会在两年内忘光所有的做题技巧，进入和 288 分考生没有区别的状态。³

我这里再举个例子。我之前那个搞出有社会化抚养没有公有制的逆天同学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前很多高校体制下，文科的博士出来只能拿到 3000 多的工资。我当时没有发作，但是我其实是这个想法。既然做题家

③ 要想切实体会做题技巧，可以试着用高中方法做一下 24 年全国 II 卷数学的双曲线压轴题。虽然严格意义上这道题不能叫做做题技巧，而是计算量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做出这道题不管是对于学术还是对于生产都毫无意义。此外，哔哩哔哩弹幕网上有人用转换坐标系的办法直接三分钟解出来了，但是根据高考的规则，这样子会得零分。——作者注

的能力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那么凭什么不拿三千块钱一个月呢？事实上做题家如果真的有能力，那说难听的，怎么没在市场大潮里面创新出新技术？退一步说，创业有门槛，那为什么不直接拿高考分数来求职？

也因此，其实叶坪网友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叶坪网友说，“中国有亿万含辛茹苦经历过高考和中国教育体制的青年人，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这些投机取巧，家境优渥的留学生群体无法想象的”。但是，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五章·价值论的说法：

“说一个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为了保留这种浮夸的表达法）力量的多少，是价值和价值量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问题在于把力量投入什么物品；第二，是怎样投入的。我们的某个人要是制造对于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末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如果他坚持用手工的方法去制造一种物品，而机器生产这种物品却比他制造的便宜二十倍，那末他所投入的力量的二十分之十九既没有造成任何价值，也没有造成一种特殊的价值量。”

以上数段我想已经说明了，做题家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也不配得到远远超过无产阶级的待遇。他们的所有诉求本质上都是欲成为剥削阶级而不得。

但是问题是，做题家的脑子被毒化了，心理变态了。他们觉得自己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必须要一个回报。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对社会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不愿意承认无产阶级才是自己的未来。他们的这种心态是目前舆论场上表面看愈发激进化的原因，也是左翼反而愈发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舆论场是什么情况？表面看，对“资本”的攻击在大大增加，但是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人觉得这是因为不够西化。只要实行了西方制度，马上劳动力待遇就会大大提高；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彻底。我认为，原因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在宣

传、在操纵舆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宣传者，还要考虑受众。为什么有人会接受？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就是做题家对十年寒窗的回报的要求太高了。他们必须加入西方的劳动力市场才能满足其财富欲望，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哪怕过半个世纪都不可能让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现在的西方。

因此，从目前的舆论场来看，做题家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全面向工人阶级进攻的社会基础。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半外围社会的有一个可能性是，资产阶级不仅仅不缓和剥削，反而变本加厉的对工人阶级进攻，“或者，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全力进攻，并结合将部分资本大规模转移到劳动力和资源更加廉价地区等办法，在打垮工人阶级以后，重建资本主义积累秩序（这是美、欧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实行的策略；但是在半外围国家条件下，还没有先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但是，“一些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不甚得意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乃至一部分即将跌落到无产阶级地位的边缘化小资产阶级。他们幻想，只要资本主义中国可以成为西方的附庸，从而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劳动力市场与全球的小资产阶级劳动力市场打成一片，他们的命运就会发生奇迹般的变化”《与自由派的思想斗争，是我们的长期任务》。尽管“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到资产阶级无法轻易打垮的地步”，我们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

综上所述，依靠文凭获取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做题家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寄生性比一般的剥削阶级还要强，而且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是资产阶级执行打垮工人阶级策略的社会基础。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对做题家保持高度警惕。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做题家的形成又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有关，因此，要彻底的消灭这个阶级，仅仅靠公有制是不够的，必须在教育界实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毕竟众所周知，苏联中国都没有解决有的人靠文化资本占据高位的问题，苏联还好点，中国就简直难以评价了。这个话题

我大概会再用一篇文章讨论。毕竟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最重要因素没有之一，也算是我这个红色人口观察员的本职工作了。

简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问题 和社会主义的应对之道

红色人口观察员

在上一篇文章《论小镇做题家的问题》中我在最后一段提出必须在教育界实行一次彻底的革命的观点。今天我就来填这个坑了。我先从一本名《教育的浪费》的书说起。尽管此书成于一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手，但是里面指出的教育问题非常切中要害。我会在末尾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有可能且有必要实行的革命性的新教育制度。

我这次推荐一本书叫做《教育的浪费》¹。我认为，所有想要研究不仅仅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教育问题的人，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尽管这本书是以美国作为研究背景，但是其中的很多问题，在中国一样可以找到，而且往往还要严重的多。

这本书所要表达的观点是：传统的说法，即教育提高了人的技能、提高了人的生产力，从而让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收入更高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真实的情况是，假设多一个大学文凭让一个人收入提高了 1000 元，那么教育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可能只有 100 元，剩下的 900 元是因为他本来能力就更加出众，教育只不过把能力出众这个“信号”传达了出来。因此，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并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正相反，这意味着发

① <https://zh.z-lib.gd/book/28818648/15e68f/教育的浪费.html>

出信号的成本变高了：以往只需要接受大学文凭才能发出“我是前 10 %”的信号，但是现在，得是名校大学生或者硕士文凭才行，结果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因为大量的资金浪费在教育上面导致生产力倒退。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为了至少缓解教育的浪费，不仅仅政府应该在教育上撤出资金，甚至还要反过来向教育业征收高额税收。

我对这本书的大部分观点是赞同的。不过我不太认同他的解决方案。我的观点要更加激进一点，我认为应该在教育上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从而彻底杜绝教育的信号作用。

先从作者的观点，也就是教育主要是信号作用开始。所谓教育的信号作用，就是接受教育获得文凭并不是提高能力的过程，而是得到一个“我其实很有能力”的证明书，且这个能力并非来自于受教育。

首先，为什么要说教育并没有提高能力呢？作者在第二章引用以往的研究，发现至少在美国，有很多证据证明美国人在受教育之后，基本上要不了多久就忘了所有的所学知识：

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只保留了极少的基本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美国人普遍耗费了数年时间学习大量的科目，但是很少能记住学过的内容。如果学校开设那些课程的初衷是把相关学科知识传授给我们，那么他们的努力显然白费了。

说到基本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2003 年，美国教育部随机选择了约 18000 名的美国人进行成人读写能力测试 (NAAL)。NAAL 测试了三大能力：散文素养（从连续文本中搜索、理解和使用信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文字素养（从非连续文本中搜索、理解和使用信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和定量素养（使用嵌入印刷材料中的数字来识别计算和执行计算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低于基本水平	基本水平	中等水平	精通水平
散文素养	阅读几小段简单的体检须知，找出体检前禁用饮品的名称	翻开一本供候选陪审员使用的小册子，找到涉及“选拔陪审团成员的标准”的内容	根据报纸上登载的招聘广告信息，总结指定工作所需的工作经验	比较两篇社论中的观点，使用科学上的证据和经济上的证据开展对比分析
文字素养	请在医院预约单上圈出就诊日期	查阅一份报纸年鉴，找到含有指定主题信息的表格	查阅报纸上登载电视节目表，对比所有同类型电视节目的频道信息和播出时间信息，找出指定电视节目的结束时间	查阅表格，请根据上面列出的金融信息，对比不同类型信用卡的区别
定量素养	在一份 ATM 存款单上，填上存款金额和银行余额之和	查看菜单上的价格明细，计算点一份三明治配沙拉酱所需的费用	使用办公用品目录和订购单，计算出订购办公用品的总成本	查看员工每月缴纳保险费用方案（其中，个人收入和家庭人数是影响保费高低的两大因素），根据此表计算出指定员工的医疗保险费年缴金额

资料来源：Kutner, et al. 2007, pp. 5-7.

在这三项测试中，NAAL 分别为受访者的知识水平进行评级，共 4 个等级，依次为“低于基本水平”“基本水平”“中级水平”和“熟练水平”。表 2.2 中列出了官方测试任务的范例，每一项任务对应相应的等级，一目了然。其中，“查看菜单上的价格明细，计算点一份三明治配沙拉酱所需要的费用”“查阅一份报纸年鉴，找到含有指定主题信息的表格”，这两项任务对应的是“基本水平”（请注意，完成如此简单的任务，就能获评“基本水平”，而不是“低于基本水平”，可见 NAAL 设定的标准有多低）。

考虑到以上标准如此之低，你可能认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能在这三项测试中达到中级水平或精通水平。然而，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表现差远了。就 NAAL 测试的结果来看，美国人的无知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只有勉强过半的美国人在散文素养和文字素养上达到中等水平或精通水平。一半以下的美国人在定量素养测试中达到中等水平或精通水平。如果你再审

视一下测试中的具体问题，便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无知。看看这个问题，如果每加仑石油便宜 0.05 美元，那么加 140 加仑的石油共便宜了多少钱呢？只有接近一半的人知道答案是 7.00 美元。35% 的美国人在写挂号信时，连名字和地址的格式都弄不清楚，并且，还有不少拼写错误！由此可见，学校在消除文盲和数学盲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远比我们期待的要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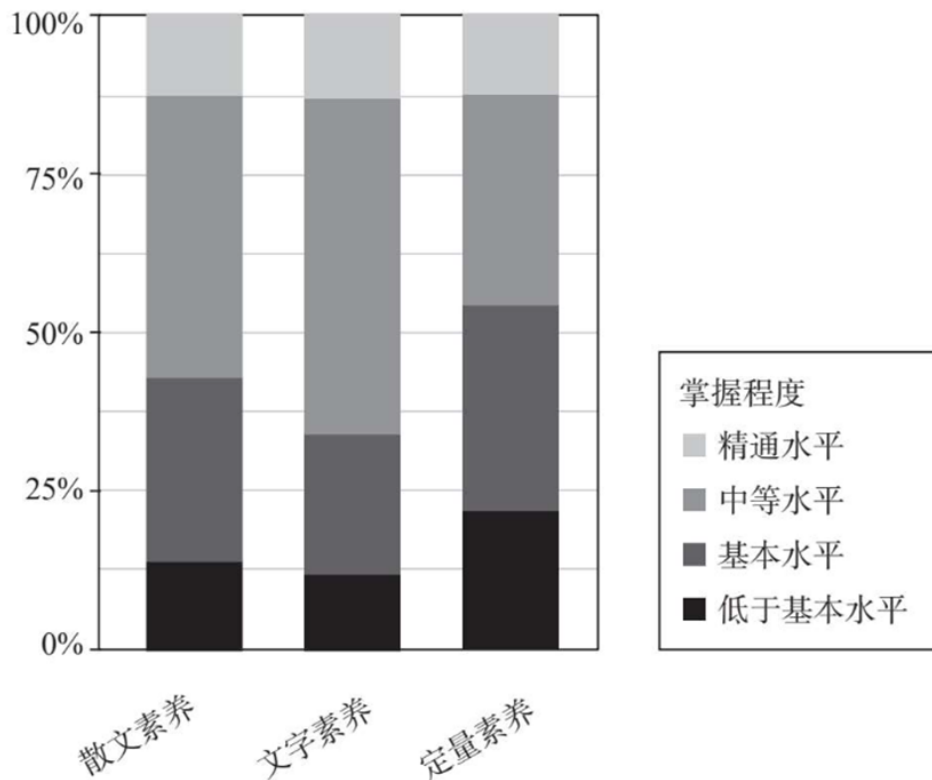


图2.3 NAAL细分：美国成年人（2003年）

资料来源：Kutner, et al. 2007, p.13.

.....

先来看美国人的历史和公民学知识水平，所有的全国性调查的结果都指向了一个事实：美国人这两方面的知识极度匮乏。美国建国中心测试了 1001 名成年美国人对美国革命的了解程度，其中，83% 的人成绩不及格；美国院际研究协会(The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测试了 2500 多名成

年美国人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历史的了解程度，有 71% 的学生成绩不及格；《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对 1000 名美国人进行“美国入籍考试”(The U.S. Citizenship Test)，结果 38% 的人得分过低，达不到加入美国国籍所需的基本分数要求。2000 年开展的“全美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中，大部分应试者只答对了 48 %的常识性问题，而这其中，据保守估计，有 28% 还是凭运气猜对的。学术界的看法与上述调查如出一辙，大量相关学术文献指出，美国人普遍缺乏政治知识。

你可能将惨淡的调查结果归咎于测试的难度太大，而不是应试者的无知。但是，如果亲自阅读一下测试题目，你一定会诧异，为何美国民众在如此简单的选择题上苦苦挣扎。有多少美国成年人知道《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的一部分？据美国建国中心调查，只有 57%，这一结果着实令人沮丧。真实情况可能更为糟糕，由于只有 4 个答案选项，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回答正确者中大约 25% 其实并不知道正确答案，只是凭运气猜对了而已。

.....

看看经过猜测修正后的真实正确率，显然，美国民众在科学知识上的匮乏程度令人震惊：几乎只有一半的人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只有32%的人知道原子比电子大；只有 14% 的人知道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受访者对物种进化理论的了解极少，仅为 2%。对大爆炸理论的了解也很不理想——只有 3%。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受访者完全凭掷硬币随便选一个答案，正确率都会更高些。经过猜测修正，受访者平均知道 4.6 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所有的科学知识全是从高中科学课上学到的，那么 4 年高中生涯平均下来，他们每年仅学到 1.4 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教育者也许会辩称：受访者表现如此糟糕，并非他们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因为有些人信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Christian Fundamentalism)，认为圣经上的每字每句皆为真理，永无谬误。因此，他们不会相信诸如大爆炸理论和进化论之类的科学理论。按照这一逻辑，反对用圣经解释一切现象的受访者（换句话说，一定程度上的无神论者）理应表现非常出色。但据统计，这类人群中也只有 7% 的人答对了所有 12 个问题。

我不知道中国这个数字是多少，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我估计没有人研究过也没有人敢研究。我进行谨慎的、保守的估计，也许中国的情况要比美国“好得多”。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可能基本上记得住知识点，不管是三次函数，一些文言文的章句，行星风带，氧化还原反应，还是牛顿三定律，但是估计各种解题技巧是一个都记不住了。即使是如此保守的估计，这足以证明至少我们的中学生的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假设目前的时间里面有三分之一的高三复习，和三分之一的刷题，三分之一的学习知识点）都浪费了。总而言之，教育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既不是投资，没有变成未来的生产力，也不是消费，没有转换成当下的快乐，而是纯纯的流失掉了。换言之，目前的教育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失败的。

但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教育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了，都没有增加这些未来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力，那么，为什么大家还要去接受这种教育呢？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反直觉，就是这种充满浪费的教育，居然真能提高受教育者的工资。作者的数据是，在美国，如果以“高中毕业”文凭作为基准线，那么，高中辍学的收入要低 23%，大学本科毕业的收入要高 73%，而如果是硕士毕业，那收入还要更高，高出了高中毕业文凭 122%。

项目	高中辍学	高中毕业	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平均年收入（美元）	31 201	40 634	70 459	90 265
与高中毕业生年收入相比的溢价率	-23%	+0%	+73%	+122%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a。

此外，我这里补充一下，中国的学历溢价也相当高。根据彭树宏的调查：中国的拥有大学学历意味着收入增加了 27.1% 到 39.1%：

表 2 是使用 2003 年和 2010 年数据，根据方程(1)、方程(2)、方程(3)得到的估计结果。2003 年，根据基本 Mincer 收入方程得到的大学学历溢价为 57.4%，加入控制变量后降为 38.3%，进一步加入能力代理变量后降为 27.1%；2010 年，根据基本 Mincer 收入方程得到的大学学历溢价为 64.6%，加入控制变量后降为 54%，进一步加入能力代理变量后降为 39.1%。可以看到，无论是 2003 年还是 2010 年，加入控制变量和能力代理变量后，大学学历溢价都有较大幅度下降。这表明，控制这些与学历相关又影响收入的因素来得到纯的大学学历溢价是很有必要的。

高校扩招后，大学学历溢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由扩招前的 27.1% 上升到扩招后的 39.1%。一方面，在高校扩招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8% 以上，2003~2007 年更是连续五年超过 10%。自 2004 年起，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产业面临升级压力。中国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进入市场时，正面临着非常有利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年高校扩招幅度很大，2010 年本专科毕业生人数是 2002 年的 4.3 倍，达到 575.4 万人，但由于我国总的人口基数很大，大学新毕业生占全国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仍只有 7.5%，占全部就业人员数的比例只有 0.76%。显然，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扩招带来的供给增加。²

不仅如此，《教育的浪费》还发现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那些根本不需要任何学历的体力劳动者，居然也出现了有文凭比没有文凭收入更高的情况：

^② <http://rdbk1.ynlib.cn:6251/qk/Paper/579008>

要判定在人力资本和信号的“角力”中谁是赢家，我们还得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与传统学术课程联系很小甚至没有实质联系的职业上。尽管有些职业与教育的联系尚不明确。我们总能找到一些公认的纯技能型的工作，比如，调酒师、收银员、厨师、清洁工、保安或服务人员，几乎没有人上高中是为了从事这些工作，更没有人上四年制大学时怀揣着从事这些工作的梦想。但是，如图 4.1 所示，在劳动力市场中，从事调酒师、收银员、厨师、清洁工、保安和服务人员的人中，如果拥有高中文凭和大学文凭，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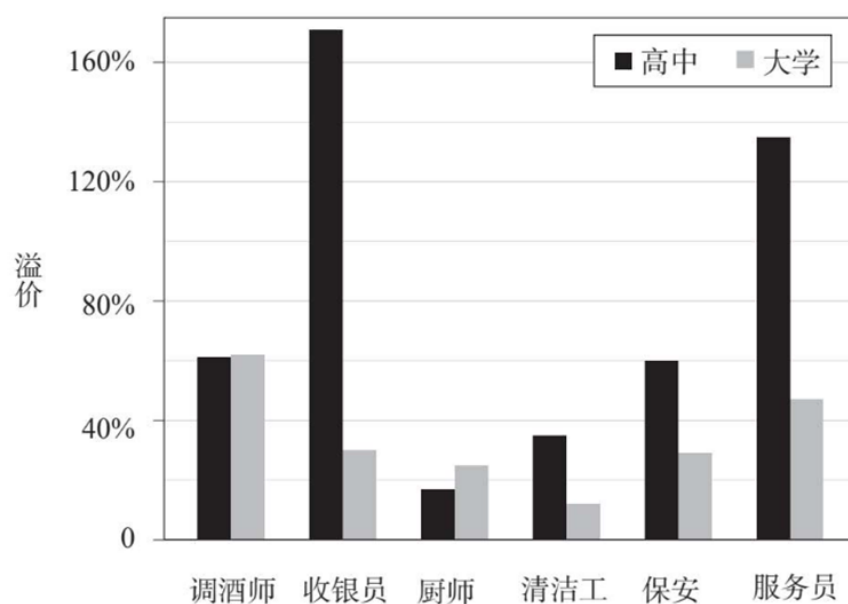


图4.1 部分非学术职业的教育溢价

资料来源：Carnevale et al. 2011的补充数据，由合著者Stephen Rose提供。

注：高中溢价=（高中毕业生收入中位数）/（高中辍学生收入中位数）- 1。
大学溢价=（大学毕业生收入中位数）/（高中毕业生收入中位数）- 1。

这实在是反直觉。为什么明明受教育到最后都会忘完学了什么，但是受教育经历居然还是带来这么大的回报？特别是哪怕是体力劳动者也得到了这么大的回报？《教育的浪费》认为，这是由于教育并不仅仅能培养下

一代劳动者，教育更重要的作用是发出“信号”。用一个中国学生更熟悉的词来说，就是教育的首要作用并不是“培养”，而是“筛选”，并且根据筛选的结果打上不同的文凭作为标签。高学历者就是被筛选出来的“优质劳动力”，尽管这个“优质”并非学校培养的结果。低学历者则反之。

之所以教育在筛选，是因为资本家不会读心术，是不可能知道员工的真实想法和真实能力的，因此，他们需要一些“信号”来帮助判断：

信号模型具有 3 个基本要素。首先，不同类型的人，这些人在智力、责任心、服从力等方面可能具有差异。……

鉴于上述 3 个基本要素，如果我们采访雇主一个问题，“哪位员工最适合这份工作？”坦率的回答一定是，“这可难倒我了”。的确，仅按照手上掌握的员工信息，雇主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下来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哪位员工发出最佳的信号呢？”雇主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比如说，雇主在判断员工的服从力时，往往缺乏一套简单直接的方法。但普遍而言，留平头发型的员工比留莫西干发型的员工更具服从力。倘若事实真是如此，谨慎的雇主会把发型视为服从力的信号。虽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比如，有些叛逆的人也会梳短发，也有嬉皮士会循规蹈矩，但那样的人终归是极少数。因此，总的来说，比起抛硬币这种“听天由命”的方式，按照发型来招聘员工可能更为靠谱。

如果雇主只奖励生产力信号，那么，准员工就会主动去调试他们发出的信号，换句话说就是调整行为方式，给雇主留下好印象。此举目的何在呢？当然是为获得丰厚的回报。如果服从力强的员工待遇更高，而且大都留着平头，那么你也去剪平头吧，这会带来回报的。即使你的内心无比叛逆，只要你模仿了那些服从力强的员工，剪了个平头，雇主也会乐意付更多的钱。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追求所谓的信号效应，实则投机取巧，终将弄巧成拙。既然剪平头能给雇主留下好印象并得到回报，按理说，每个员工都应该留着平头，那为什么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呢？信号模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想要追求更高质量的信号，付出的成本必然也越高。这里所

说的成本，既可能是巨额的资金，也可能是大量的时间，当然，还可能只是情感上的极力妥协——如果叛逆者极度憎恨那种“两鬓铲短，头顶推平”的平头发型，不愿妥协；而服从力强的人却愿意妥协，那么发型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服从力信号。万一每个员工都剪了平头，你也可以寻找一种新的方式“增强”服从力信号，比如，穿上一套干净利落的灰色法兰绒西装。叛逆者可能会模仿服从力强的人的言行举止，但终有一天他将不堪忍受，进而停止模仿，做回自己，此时，激烈的“信号”竞争才会平缓下来。

“平均值”这一限定词至关重要。假设职场中只有 10% 的优秀员工买不起西装。那么你在面试时如果没有穿西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雇主便会将你归入连一套西装都买不起的差劲员工。然而，如果越来越多的优秀员工买不起西装，那么，即便你不穿西装参加面试，也不会对你的形象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雇主也不怎么会关注应聘者的衣着。简言之，信号越清晰，接受者的心中产生的刻板印象越强烈，反之，信号越模糊，刻板印象则越不显著。

.....

而在所有的信号中，教育文凭的信号是最有用的。教育文凭可以同时发挥智力水平、服从性、责任心的三重信号。

找工作时，面试者会发出一系列信号：发型、衣服、是否准时到场、对面试官表现出的幽默是否报以礼貌的微笑。然而，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在一个特殊信号的光芒下，所有其他的信号都黯然失色。如果你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经历，许多雇主甚至都不愿翻开你的简历——虽然大家都知道，书本知识在工作中派不上什么用场。

为什么教育信号如此之重要？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好的工作对智力的要求更高，而教育就是智力信号。这种唯智力论看似站得住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智力出众的人的确总能大显身手。教育确实是一种强烈的智力信号。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赚大钱的行当都需要很高的认知能力（当然，电视上那些“无脑”真人秀除外）。然

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种唯智力论，马上就能发现破绽。请看看下面这则小故事。

教育能发出“智力水平”的信号是合理的，但是，接下来通过两个小故事，通过一个工人在学生时代是不是顺从的接受教育体制，资本家还能得出此人是否具有服从性的信息。那些表现出不服从的人，就算比较有能力，也不会被雇佣：

16 岁的马克和史蒂夫在“美国学业能力倾向测验 (SAT)”（批注：可以类比为中国高考）中双双获得高分，20 年后马克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 (MIT) 博士学位，但史蒂夫只有高中学历。

如果你不认识马克和史蒂夫，只看他们的学历，你会得出结论，马克显然聪明得多。而若是告诉你他俩的 SAT 分数，你会立刻改口：不对！其实两人一样聪明，只是马克更为勤奋罢了。再仔细看看史蒂夫的考试成绩，你必然心中纳闷，此人如此聪明，为何没读大学呢？他要么是懒得无可救药，要么是自由散漫至极吧。参加工作面试时，史蒂夫会谎称自己本性勤奋，没上大学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或者，他会有意把话题转到自己的优势上。但是，一想到他的教育经历，正常情况下，雇主都不会心安理得地雇用他。

那么，除了智力之外，教育还会发出什么信号呢？答案很明了。马克和史蒂夫的小故事表明，教育不仅是智力的信号，还是责任心的信号，这里说的责任心，包括自律、职业道德、对品质的追求等。

教育仅是智力和责任心的信号吗？不，我们似乎还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再来看看另一则小故事：

珍和凯伦在 SAT 考试中的分数处于上游位置，排在所有学生中前 25%。高中毕业后，两人都从事了全职工作。然而，白天上完班后，两人利用晚上的时间追求各自的兴趣。珍每周花 20 小时去大学上课，凯伦每周花 20 小时来研究怎么制作出世界上最大的毛线球。高中毕业 5 年后，珍获得了大学学位，而凯伦终于如愿制作出了那个无霸毛线球。

从智力上看，珍和凯伦同样聪明。此外，两人的责任心也都很强，因为两人都坚持在业余时间完成颇具挑战性的任务。然而，珍的付出似乎能让她在职场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因为她通过努力，拿到了那张社会认可的大学文凭。相比之下，凯伦则把时间花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不正经”的个人爱好上。珍的学位表明她能顺从社会期望，且具有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可想而知，如果老板让她往东走，她一定不会往西走。凯伦制作出创世界纪录的大毛线球，这充其量只能发出一个好坏参半的信号——当她专注于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时，她会努力工作。但是，她会为了取悦老板而去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吗？这则小故事告诉我们：教育也是另一种特质的信号，这种特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服从力，即工作者对社会期望的理解和服从。

而且，仅仅是如此还不够。因为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去接受教育，如果有人不愿意走这种传统路径，反而去例如说靠自学学习技能，或者干脆抨击这种体制，也会被认为是“服从性太差”：

上述故事并未就社会期待进行充分的描述。实际上，当今社会中，教育成就已然是一种全社会的期望。对模范工作者来说，拥有一纸文凭仿佛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高中文凭是普通工作的敲门砖，而大学文凭是好工作的敲门砖。如果你未能满足这种期望，会被视为另类；而如果你胆敢公然违抗这种期望，会被视为十足的怪咖。所以，即使没有文凭，你也千万不要愚蠢到公然抨击“唯文凭论”，谦虚一点，闭上嘴巴。

这是美国的例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中国的例子。假设某个中国学生，非常聪明，但是非常叛逆。为了不总是打成“他/她”，我们就假设这是男生好了。他很聪明，但是非常厌恶学校的管理体制以及无限制刷题，所以说他永远只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知识点。晚自习是从来没参加过的，做题也是能不做就不做。因此，他的做题的速度比较慢，考试的分数

总是不高，最后高考去了个二本。但是他确实很喜欢知识，所以说到了高三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在b站大学学会了他喜爱的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的全部专业课程。那么，他的这种做法能让他的收入跟清华毕业生比肩吗？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知识最多说明了他的能力很强，但是资本家是讲阶级斗争的，“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资本家会想，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这么叛逆，万一他在公司煽动反 996 怎么办？更不要说要是没有学历，雇主有时候连简历都不可能看一眼。

此外，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职业学校能卖猪仔。照理说，职业学校的教育水平极差，几乎不可能学到什么东西，那为什么职业学校的学生还要上学而不是直接开始打工呢？甚至职业学校在目前都会安排一到两年的“实习”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跑路呢（当然，肯定有人跑路了，但是大部分没有）？答案其实很简单，也是因为文凭会代表服从性。如果一个职高学生不服从，打算直接半路跑路不被学校卖猪仔，那么资本家会想，“天哪，你怎么连职业学校的毕业证都拿不到？你是有多逆天？”然后这个学生就又双叒叕找不到工作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目前哪怕是根本不升学的学校也在开始搞衡水模式，毕竟文凭的信号包含了服从性。

总之，我们用当前的网络流行语来说，教育就是要根据两个信号来筛人，而这两个信号一个是“卷”，一个是“栓”。教育首先是要证明智商，“卷”，然后是证明服从性，“栓”。能在考试中胜过相当一部分人的人，智商肯定不会差，哪怕这些人所学的东西跟他们的工作内容毫无关系。同样，能承受为了卷而不得不付出的大量精力时间的人，自然是相当具有服从性的。这样资本家就知道了他们是最“优质”的工人，然后才更愿意雇佣他们。至于教育学了什么，那不重要。

但是，且慢，难道说教育真的一无是处吗？至少学生确实学了点什么吧？该书的作者认为，学生确实学了点什么，但是，教育中教授知识的部

分远低于筛选的部分。作者所使用的办法称作“羊皮效应”测试：

假设你只差最后一堂课就能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现在，你骑着自行车急冲冲地往教室赶，去上最后一堂课。课上要进行期末考试，而你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突然，一辆车撞上了你。虽然你伤得不重，但还是错过了那场重要的考试，严苛的教授拒绝给你补考机会，结果你挂科了，导致没能顺利毕业。等待愤怒慢慢平息下来后，你开始权衡自己该何去何从——再注册一个学期重修课程来获得毕业证？还是干脆放弃那一纸文凭，继续你的生活？

……

相反，信号模型建议你重修课程，拿到那张毕业证。在我们的社会中，毕业仿佛是一项“神圣”的仪式，在人生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毕业就等于告诉雇主：“我重视社会规范，并且拥有服从社会规范所需的智力水平和职业道德。”中途放弃学业就等于告诉雇主：“我蔑视社会规范，或者缺乏遵守社会规范所需的智力水平和职业道德。”如果你顺利毕业，按照信号模型，市场会将你纳入优胜者的队伍，为你的文凭奉上一份“特殊”的奖励——我们通常称这种现象为“羊皮效应”（在过去，文凭是印在羊皮上的，所以人们经常把文凭带来的效应称为“羊皮效应”）。如果你中途放弃学业，按照信号模型，市场会将你归入失败者的行列，并扣留那张“羊皮”带来的回报。毕竟，雇主根本不会知道为何你没有获得学位。他们只知道一个事实：你没有文凭。

根据调查，毕业年的“回报”是最高的：

“毕业年”的教育回报往往飙升至峰值。高中毕业那一年（即美国的高四年级），回报出现峰值：其回报比高一、高二和高三学年的回报总和还要多。从百分比值来看，研究普遍发现，毕业年的回报相当于 3.4 个普通学年的回报。大学毕业年的回报同样剧增：大学毕业年的回报是大一、大二和大三加起来的 2 倍多。研究发现，按百分比值，毕业年的平均回报相

当于 6.7 个普通学年的回报。针对高级学位（高于学士的学位）的研究结果如出一辙：多项研究发现，毕业年的回报剧增，“羊皮效应”显著。

.....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羊皮效应”，我们来看看“综合社会调查”中受访员工的相关数据。“综合社会调查”是一项面对广大美国民众的大型调查研究，始于 1972 年，目前仍在进行中。这项调查是审视“羊皮效应”的理想选择：99.5% 的受访者明确告知了个人受教育年限和最高学位。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完全来自受教育年限，多上一年学，就能多获得 10.9% 的回报，教育溢价规模巨大（见表 4.1）。然而，研究人员在对学位指标进行修正后发现，年溢价率降至 4.5%。

项目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如果影响完全来自受教育年限	如果影响部分来自学位
受教育年限	+10.9%	+4.5%
高中文凭	—	+31.7%
大专文凭	—	+16.6%
学士学位	—	+31.4%
研究生学位	—	+18.2%

但是，很显然，这绝不可能是因为毕业年的知识密度最高。在中国，高三是几乎不可能学习任何新知识。而在美国情况略有不同，但是知识密度也不是最大的：

为什么到了今天，“羊皮效应”反倒无法反映信号了呢？最简单的说法是，学校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毕业年，学生会获得额外的回报——这一年，学校会突然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实用工作技能上。但据我所知，没人赞同这种荒诞的说法。实际上，毕业年是最“游手好闲”的一年，而不是“终于要开始学一些工作技能”的一年。

根据羊皮效应，文凭的信号作用至少占据了教育带来的收入提升的60%。不妨假设，这一纸毕业证是单纯的文凭，只能传达出“我通过了筛选”的信号，而学校的受教育年限代表了真正的能力。那么，每多学习一年的知识，只会将工资提高4.5%。但是，如果加上了毕业证所带来的信号，这个数字就飙升到10.9%。换句话说，这个信号的作用达到了教育带来回报的 $(10.9 - 4.5) / 10.9 = 58.7\%$ 。

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假设实际上是高估了教育所带来的知识的作用。很显然，“学校的受教育年限”也只有一部分是转化为了知识水平，或者说只有一部分变成了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信号作用的占比远远高于上面计算的58.7%。此书作者认为，实际上的数据大概得是80%。假设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1000元每个月，那么实际上有800元不过是反映了他/她本来就有的智商和服从性，只有200元才是真正的生产力提高。

此外，20 : 80 这个比例在宏观经济学也有证明。如果教育仅仅是筛选，那么，个人在教育上投入更多，就意味着这个人会在排名上更靠前、因此收入会更高。但是，一整个国家在教育上投入更多，显然不会让每个人都变成第一名。结果作者发现，对于个人而言，每多接受一年的教育，收入会增加6%，但是对于国家而言，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增加1年，收入仅仅会增加1%左右：

我们已经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研究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结论是教育的回报非常丰厚，不过，真实的回报比看到的要小一些。在当今美国，上一年学能使收入提高5%~10%。不过，如果要把美国的情况和别国的情况做比较，我们需要找一找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数据。幸运的是，有几个研究小组对各国的教育溢价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两大事实。

第一个重要事实是：在所有富裕国家中，美国的教育溢价高得惊人，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美国的高中教育溢价最大，大学教育溢价也接近峰值。两个研究

小组证实，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大学教育溢价排名靠前，甚至可能居于首位。另一项研究计算了 27 个发达国家和菲律宾的教育溢价。平均而言，多上一年学使男性收入提高 4.8%，女性收入提高 5.7%。对比起来，美国的教育溢价至少高出 50%。

第二个重要事实是：在更加富裕的国家中，教育溢价处于较低水平。一项针对 50 个国家的综合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年均教育溢价率为 7.4%；中等收入国家的年均教育溢价率为 10.7%；低收入国家的年均教育溢价率为 10.9%；所有国家的年均教育溢价率为 9.7%。经修正能力偏差后发现，所有国家平均教育溢价与美国教育溢价大致相等。

.....

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国家层面，那些显而易见的回报却如水蒸气一样蒸发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发现，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会让国家更贫穷，而不是更富有。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称，教育对国家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甚微；研究者普遍估计，一年的国民教育可以使国民收入增加 1.3%~1.7%。其他一些论文发现了国民教育对国民收入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此外，国民教育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与个人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大致相等。无论结论如何，研究人员普遍承认他们的发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也许你会将研究结果不一致归咎于使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数据。看看尼日尔、玻利维亚或阿塞拜疆的统计数据，你脑海中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冒出那句电脑编程界的俗语，“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数据分析本身是没问题的，但这些分析却是建立在夸大或不实的数据之上。但是，即便是基于发达国家教育数据的研究，结论依然不明朗。一项全面深入的研究调查了 21 个经合组织国家，采用了来自 5 个独立研究小组的 8 种不同的教育标准。该研究估计，国民教育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在“微弱的负面影响”与“一定的正面影响”之间波动（见图 4.3）。对所有八个小组的结果进行平均后发现，国民教育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率仅为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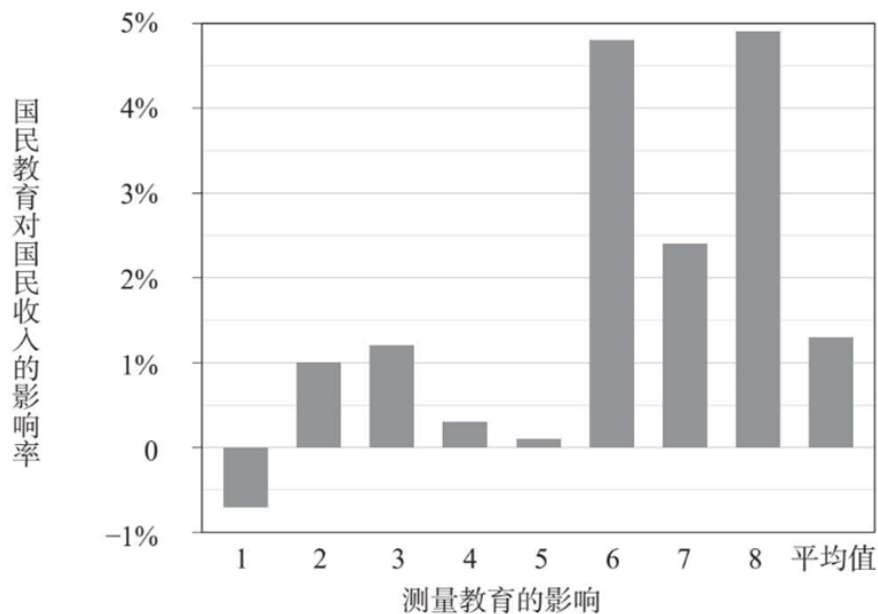


图4.3 一年国民教育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资料来源: de la Fuente and Doménech 2006b, appendix, p. 52, table A.1.f.

可见，教育确实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水平/生产力水平/文化水平，但是，教育的绝大部分工作仍然仅仅是筛选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提升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不仅仅不会提高生产力，反而会降低它。按照作者的说法，这是降低了原本的信号强度。原本只要拥有了大学学历，就能够证明自己是具有服从性、有足够高的智力水平的工人了。但是因为普及了大学，结果就必须要通过研究生学历来证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国家空耗了财政，家长增加了投入，但是生产力的提高微乎其微。

信号模型却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就业失衡反映了一种“内耗”，即工作者为超越彼此进行的无休止消耗战。请把职场竞争想象成一场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吧！员工的教育程度不断提升，造成文凭通胀；随着文凭激增，学生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才能说服雇主、赢得工作机会。

假如人人都拥有学士学位，如果有人想从事清洁事业，他可能需要“清洁学研究”的硕士学位，才能找到一份擦洗厕所的工作。当拥有文学学士学位的调酒师不解地问：“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呢？”信号模型只能悲伤地回答：“因为太多的竞争对手比你拥有更强的教育背景。”……

……以拥有文学学士学位的调酒师为例。我们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大学并不能将学生培养成为更好的调酒师。人力资本模型预测，学士学位将无法提高调酒师的收入。信号模型预测则刚好相反：拥有文学学士学位的调酒师肯定比没有学位的调酒师赚得多。为什么呢？所有雇主，包括酒吧，都在寻找智力高、责任心强、服从力强的员工——拥有学士学位，恰好能向外界发出这3大特征的信号。因此，二选一，酒吧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拥有学士学位的求职者，尽管他上过的学术课程与这份工作毫无关联。

总而言之，综上所述，当前的教育制度，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或者我们可以直接称之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已经跟教育完全沾不上边了。它首先是筛选人，然后根据筛选到哪个箩筐安一个不同的文凭，然后才是培养人。如果教育做了十份工作，其中只有两份是培养，其他的八份都是筛选。个人在教育上投资是提高收入的最好手段，但是国家在教育上投资只会越投资越贫穷。一些网络上的梗反而具有了无比的正确性，“学生才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因为学生解决了老师的就业问题，解决了领导的工资问题。学生养活了辅导班、兴趣班、眼镜店、文具厂、牛奶厂、印刷厂，养活了学区房，养活了出版社，养活了学校周边的商铺。养活了一大堆人就是养不活自己，因为大学一毕业就失业了”

怎么办？

按照作者的看法，目前唯一能做的解决办法是尽快的缩减政府在教育上的一切开支，甚至反而还要过来收税。当然，我并不同意这种做法。

最干净利落的办法是，停止开设不切实际的课程，节省纳税人的钱。K—12阶段根本没有必要教历史、社会研究、艺术、音乐和外语这些课程。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学生对于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有多么健忘吗？美国成年人普遍都上了多年的学，但是他们大部分不清楚美国内战发生的年代，不能说出国会议员的名字，不会画画，不懂唱歌，曾经学习多年的法语也忘得一干二净。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我们难道不是应该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吗？根本原因在于，加大投入，预期收益极低，只会造成更大的成本浪费。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大学专业。为什么要把纳税人上缴的钱用来资助学生学习美术专业？我们应该取消公立大学中不实用的专业，取缔私立大学中不实用的专业享受政府拨款和贷款的资格。如此下来，不切实际的专业将不复存在，一些学生自然会转向实用的学科。有人可能心生疑惑，难道不会有学生因为专业选择变少而干脆放弃读大学吗？这倒不是坏事。如果有学生一门心思要上无用的专业，并且以退学为要挟公然索求公费赞助，纳税人大可直接跟他们摊牌。

.....

“为课程瘦身”这种做法容易被人为操控。担忧之余，我们来看另一种削减教育的方式：将教育成本从纳税人身上转移到学生及其家庭身上。具体做法包括：提高公立大学的学费、削减补贴、用贷款代替拨款、向借款学生按市场利率收取利息；对公立高中征收部分学费。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做法将引发地震海啸般的反应，有人一定会惊呼：“如果这样做，入学率可能会下降！”信号模型的回应是：“是的，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会提出这个看法是很合理的。因为他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而搞紧缩政策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学家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左翼，我们需要的是学习他人的智慧，包括右派的，但是我们不能照抄他们的解决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作者的一个建议是合理的，那就是当前的教育太过度了。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从中国来看牺牲了一整代人，甚至这种教育还牺牲了下一代人（别忘了，学生毕业没多久就是生育年龄，如果从古代来看那就是没毕业都进入生育年龄了。但是你指望一群精神病人小孩？），但是却毫无效果。我反对作者所说的直接缩减一切开支的做法，但是，可以进行适当的缩减开支。如毛主席所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但是，总的来说，由于作者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局限性，他其实没有触及到本质问题。

首先，教育之所以会这么浪费，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变成了一种服从性测试。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教育发出的信号包括了服从性，教育筛选的标准也是服从性。

顺便说一句，正是因为这种服从性测试，对教育的改革才会举步维艰，因为任何改革者都会被视作是“没有服从性”的人，结果就会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损失。当然，资产阶级是不需要接受这种服从性测试的，但是至少在中国，他们会面临另一个阻碍，就是他们所提出的改革的目的是“阶级固化”。这样，一根筋变两头堵，不管是接受服从性测试的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还是不接受服从性测试的资产阶级，都不可能给教育部门施加真正的压力。结果，中国的教育部门就变成了独立王国，彻底放飞自我，成了当今中资最腐败的一个部门，没有之一。教育部门给学生的待遇比最底层体力劳动者的待遇还要差，连监狱都只能甘拜下风。纵向对比，当前中国学生的待遇可能赶得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童工，但是绝对赶不上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童工。而最近青岛大学宿管的死亡，只不过是死在他们血腥屠刀下无数个受害者的一个。³

但是，正是因为是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服从性才会成为一个必要的标准。如果教育不培养服从性呢？如果教育部门不但不培养服从性，反而通过各种方法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呢？至少这样一来，教育的筛选作用会被缓解。毕竟，如作者提到的故事里面，“16岁的马克和史蒂夫在“美国学业能力倾向测验(SAT)”（批注：可以类比为中国高考）中双双获得高分，20年后马克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学位，但史蒂夫只有高中学历”，史蒂夫之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受损，不是因为他能力差，而是因为他缺乏服从性。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像史蒂夫这样叛逆但是又聪明的学生，其才能反而会被重视。

更何况，工业社会以来，智力或者说能力的作用，反而随着机器化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弱。如马克思在分析机器与大工业时所说，“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mysteri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

③ 关于童工：“我今年 12 岁。大约 7 年半的时候，我下到矿井开门。我身边点着蜡烛和火，照亮我……我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每天挣 6 便士。我去上班，拿到了钱。拿到钱后，我就把钱带回家给妈妈。我干这份工作一年半了。有一次我睡着了，被一个司机狠狠地揍了一顿。”这是 1842 年的一个法庭证词。注意是 12 个小时，远低于中国学生目前的学习时间，而且能拿到钱。以下是链接，我用的自动翻译软件。 <https://www.worldhistory.org/article/2216/child-labour-in-the-british-industrial-revolution/> —— 作者注

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而马克思的这个判断已经被一些历史学家所证明了。李伯重就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提出，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在明清由于商业化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大的人口学会了识字、算数，以及特别是纺织业的生产技能。“罗友枝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广州城则达到80%~90%。江南在经济、文化、城市化等方面向来比广东发达，因此江南的识字率不应低于广东。近代对江苏南部215个农村的调查也显示：在19~70岁的村民中，有40%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阅读能力”。所谓的工业革命，在教育上，反而文盲的英国人战胜了识字的中国人。

因此，如果教育不再需要培养服从性，那么筛选的功能会被削弱很多。

此外，作者其实忽视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思路，就是劳动和教育相结合。作者在第八章第九章也提到了需要职业教育，甚至要恢复童工。作者也认为初等教育，或者说小学，至少是教了一些以后记得住的知识的。其实之所以小学知识成年人还记得住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小学的知识是每天都用得到的。大部分人还是记得住加减乘除怎么做，最多就是比计算器要慢一点。拼音是不可能忘记的，每天打字都在用。小学语文更是忘不了，毕竟连小学语文都忘了的人跟文盲有什么区别呢。常做常新。知识必须被使用，否则总是会被遗忘的。因此，之所以目前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是如此的浪费，完全只能起到筛选作用，就是因为劳动和教育没有结合起

来。结果，学生不能活用知识，不能把它用在工作生活当中，只能拿来死记硬背，除了考试别无他用。之所以会如此，其实核心也在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是要让知识和生产相分离。相关的材料，在例如说《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等书当中已经讲述的很清楚了。当然，作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是不可能指出这个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教育为什么一定要筛选呢？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某种形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呢？或者就算一定要分，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教育呢？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没有阶级。假设消灭脑体分工的过程一切顺利，以至于我们可以排开官僚特权集团，仍然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因此，某种程度上的“筛选”仍然是必须的。但是，为什么一定需要是教育作为筛选的办法呢？事实上，即使是当前的中资，随着高等教育大跃进式的扩招，随着衡水体制下新生劳动力的质量越来越差，很多资本家不是依靠教育水平，而是依靠工作经历来招聘的。我在前文“论小镇做题家的问题”里面也提出，中资现在选拔主政官员，靠的根本不是受教育水平，而是政绩。我所在的一个左翼群里面也有人提出，“做题家拿科举制和举孝廉相提并论，完全是误导性的。从秦汉到隋唐，真正选拔人才的办法根本不是举孝廉或者九品中正，而是军功爵，要往上爬必须得有真本事。事实上哪怕是科举，状元也必须从七品官做起，也不能直接掌握权力。”“当前的教育制度在社会应用层面的一大问题，就是用一考定终身来选了一堆混子。用做题家长期塑造做题等于努力，不做题等于躺平摆烂社会不发展的刻板印象，但是实际上前三十的再教育和终生教育比一次考核严苛的多。做题家幻想拿十年寒窗博 50 年的富贵，而前三十的工农兵大学实际上要的你最年富力强的三十年长期保持学习状态。”这些更有效的筛选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劳动中筛选人才，哪怕是军功、政绩这些由统治阶级负责的脑力劳动。这就和当前的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我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中，完全可以消灭一切筛选，在教育上执行绝对平均主义。当然，社会主义也有“好工作”，但是如上所述，即使有这个工作，也要在劳动过程中筛选，而不是从书生中筛选。

此外，消灭筛选是一切教育改革的前提。如果不消灭筛选，怎么缩短学制呢？那样的话，不会有很多人为了提高学历复读好几年吗？如果不消灭筛选，那我们怎么确保劳动和教育相结合呢？到时候，积极参加劳动教育的人都是最厌恶劳动的人，他们之所以要在青春期参加劳动，就是为了以后永远不再劳动当寄生虫，“拿十年寒窗博 50 年的富贵”。如果不消灭筛选，我们怎么消灭服从性测试？正如在生产领域，资产阶级通过产业后备军的竞争来统治无产阶级一样，教育上如果有筛选，那么学生的内部竞争很快就会再次把“比赛服从性”搬上台面。毕竟衡水模式之所以要“栓”，起因也是“卷”。

最后，我们需要汲取文革时期的教育改革的经验。我们都知道，文革时期实行了几个重要的教育改革。其一是结合知青下乡，把基础教育普及到农村。其二是缩短学制，在文革时期普遍将基础教育缩短到9年或者10年。其三是推荐制上工农兵大学。我认为，这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改革尤其值得借鉴。缩短学制不说了，考虑到目前教育当中对时间的惊人的浪费，就算现在把学制缩短到 10 年，也足够教会所有的知识，只不过不会做题技巧罢了。第三点我着重讲一下。工农兵大学至少在设计上，是为了让学生“从农村/工厂中来，到农村/工厂中去”，也就是说，是一个提高工农文化水平的过程，进而一是提高生产力，二是逐步消灭脑体分工。这样，一方面，工农兵大学做到了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另一方面又完全没有任何筛选的功能。右翼诋毁工农兵大学，是因为他们是把这个当作他们心目中那种崇高的，脱离生产的大学。但是，且不说他们这种脱离实际生产，把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分离的企图必然失败，工农兵大学的毕业生是要“回农村

/工厂去的”。工农兵大学的教学水平再差，至少达到了大专水平。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农阶级要再一次达到这个文化水平那得 21 世纪了。右翼正如诋毁知青下乡一样诋毁工农兵大学。他们说知青下乡破坏了基础教育，却不考虑改革之后农村基础教育大幅度倒退。他们诋毁工农兵大学破坏了高等教育，却无视工农阶级在改革之后连工农兵大学的水平都不如。

因此，综上所述，总而言之，我在以上的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我认为的较为合理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当然，这个仅仅是我以及我所知道的几个左翼 QQ 群群友的智慧，还希望各位同志多多加以补充完善：

一、全国统一标准中学，就像标准大学一样，实行一刀切政策，强制规定各层次教师的数量相同，各种资源和经费相同，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不因为某个学校的学生成绩好就增加投资，这样自然学校没有动力卷了。学生的成绩只决定他能不能去理想专业或者热门专业，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水平差不多，自然学生家长也不卷了，在此基础上，如果有人愿意自己卷，那是他自己的事，而且也没必要压制。

二、只有极少数科研岗位仍然依靠考试来选拔学生。研究生按需求招揽。如果研究生毕业后从事非科研工作要罚款（因为研究生教育也是免费的），要定向培养成纯粹的科研人员。

三、因此，既然二已经实行，那么教学和科研在制度上要分开。教授在哪个校区上课都不影响他得到的研究经费，同样，不管是哪里来的研究经费都不影响他可以靠教学获得工资和奖金。从而消灭目前所谓双一流大学和一般大学的最大差别。

四、取消职员—工人相分离的制度。就像将来红军要废除官兵二元制，只有士兵才能够被提拔为军官，不允许直接入伍就是军官。管理者也

必须从工人当中提拔，而不是现在这样搞所谓的管培生。从而消灭学历的“阶级上升”的作用。

五、提高目前的底层岗位的文化水平。例如说，服务员可以学习酒店管理专业，流水线普工则是工程专业。原本专科、职业学校的各种技术培训课程要和本科合并。

六、极大的缩短学制。至少目前小初高的最后一年可以完全缩减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广泛出现了九年制和十年制的基础教育，考虑到目前“做题”占教育的比重，这个制度完全可以重新执行。此外，考虑到基础教育的内卷度的下降，高等教育也可以适当的加压，从而加速教学进度，这样高等教育也许也可以将时间缩短到三年。

七、废除目前一切侮辱人的学校管理的规章制度。在必要的时刻必须清算旧管理人员，例如说衡水式学校的所谓“男女过密接触”。

从可行性来看，尽管表面看这样的教育改革耗费巨大，实则不然。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看，在基础教育阶段减少了刷题等浪费，高等教育增加了压力从而提高了学习速度，因此就可以给缩短学制提供空间。缩短学制直接加速了劳动力再生产，进而产生新的税源。而如果我们算总账，那么将学生从内卷中解放出来既可以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可以解放家长的钱包，构建出一个新的家庭关系；教育和生产相结合能显著的增加生产效率和科研水平。因此总体来看，这个改革不仅仅不会花钱，反而还会赚钱。因此，我认为至少这个改革是某种意义上可以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立刻实行的。

教 育 浅 谈

蒸 馏 水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胡萝卜和大棒。胡萝卜是通过读书、奋斗实现个人阶级跃升，成为“人上人”；工资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而大棒则是阶级地位下降，小资不得不脱下长衫，忍辱负重做以前看不上的工作养活自己；经济发展迟缓，工资赶不上通胀，养家糊口的压力猛增，不敢结婚生子，不敢生病。

家里有地的年轻人最糟糕不过是返乡种地，被打回小镇青年的原形，忍受穷乡僻壤的闭塞，被人情关系的网紧紧裹住，可能会喘不过气。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见识过了灯红酒绿之后，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回到原点，心里愤懑难平。

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留作退路的年轻人就更加焦虑。如果落得做日结工的窘境，工资低不说，还要被黑中介盘剥一通。

当资本主义越来越腐朽，胡萝卜的吸引力不足，大棒却步步紧逼。两相权衡之下，人们已经看清了游戏规则，对得到胡萝卜的可能性越来越失望。为了身心健康人们不得不躺平，胡萝卜已经是“活下去”——至少不在工位上猝死吧，而不再是什么阶级跃迁的美梦了。认命，知道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天生是骡马。当奋斗的号角吹响，已经没有人冲锋了，那此时就该迎来变革了。

对《破除“日丹诺夫体系”思想：揭穿“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评价¹

井冈山卫士

《破除“日丹诺夫体系”思想：揭穿“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本由高中生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论文集。这本书最直接的目的是清算中国当今左派队伍中弥漫着的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以“反对日丹诺夫哲学体系”为招牌，拾取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人之牙慧，利用未经世事的学生群体对复辟时期标准教科书的义愤，篡改哲学史上多个主要争论的结论，最终实现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目的。这本论文集的发表意味着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青年学生左派中自发产生了运用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这一方面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在今天仍能焕发生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青年学生在这场理论斗争中已经成为旗手。

哲学问题上的争论从来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历史上重大哲学争论通常是政治争论在哲学领域的反映。这本书所介绍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必然与自由之间回响千年论战之延续。但其本质乃是围绕着本次中国革命的根本推动力从何而来，劳动群众与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由何决定这两个大问题展开的。表面上看，争论的一方站在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6686>

客观必然性一边，另一方站在主观能动性一边。但是双方真正在意的，却是客观必然性之后站着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主观能动性（张力、思辨等等）之后又有哪些阶级利益。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是阶级关系，这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也是一切社会意识的出发点。从微观意义上讲，人是什么人，人的所思所想，基本上由其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从宏观意义上讲，在阶级社会统治稳定的时候，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该社会存在阶级妥协的空间，就不会存在颠覆性阶级斗争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少数进步分子如何背叛自己的阶级，承受多少痛苦和磨难，都无法打破这道命运的枷锁。

在这道枷锁面前出现了两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也是最简单省事的一条，就是假装这道枷锁不存在，抛弃看似“僵化”的辩证唯物主义革命路线，投向充满诗意、美感和“张力”的“理论实践”。选择这条道路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总结过往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势必将革命领导群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摆到过高的位置。既然今天可以假装历史必然性的枷锁不存在，那么以往的失败就只能是因为以往的革命领导团体没能很好地假装它不存在，没能很好地发挥想象力和主观能动性，没能很好地在“实践的张力”之网上舞蹈，以至于被阴险狡诈的敌人和叛徒缴了械篡了权。要想改变这一局面也很简单，只需要今天的革命领导群体聪明一些，有想象力一些，坚定一些，做好灌输和领导的工作就好。这第二方面，则意味着抛弃看似已经“没有希望”的、“保守落后”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建立以性少数、移民和学生为主力的，以进步知识分子为领导的“彩虹联盟”作为未来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第二条道路，则是正视这道枷锁的存在，在分析客观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承认以往革命失败的必然性。然后对比历史与现实，探讨本次革

命有哪些优劣条件，并制定合乎历史必然性的策略。这第二条道路的关键点，不在于在想象中摆脱必然性，逃遁到“实践张力”的花园中，而在于分析和促成必然性本身的变化。前面讲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核心是阶级关系，但是阶级关系本身并不是能够一直稳定的。当社会矛盾的发展让统治阶级不再拥有足够的经济剩余来进行阶级镇压和阶级妥协时，现有的阶级矛盾就会冲破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人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此时社会关系基调已经不再是稳定的、压抑的、千篇一律的“挣钱养家”、“霸道总裁”和“星辰大海”，而是“陈王奋起挥黄钺”了。在这第二条道路中，社会存在仍然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存在本身已经革命化了，它在推动这而不是阻碍着社会意识的前进。所以本次革命最初任务，是认识到何时资本主义会失去阶级镇压和阶级妥协的能力，何时统治阶级与（仍然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为主）被统治阶级何时不再有普遍的短期共同利益。劳动人民要生活、要尊严、要健康、要爱情的美好追求在什么情况下与资产阶级要积累、要财富、要地位、要政权的目的不再相容。只有当客观必然性发展到了这个时刻，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才真正有了发挥作用的历史空间。

在第一条道路中，主观能动性追求的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超越”。当无法在逻辑上理解客观必然性的力量，在情感上又无法接受客观必然性的后果时，一切的“超越”最终也只能退化为逃避。我们都想要一个“要做爱不要作战”的世界。但是只有在“作战”并且战而胜之的历史进程中，“做爱”才会成为自我解放的坦途。

在这第二条道路中，主观能动性追求的是与客观必然性的统一。这个统一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认识到在世界革命史的多数时间，两者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做到统一。而这种不统一的后果，不是什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变性咖啡馆里卖弄风骚的“张力”，而是革命失败后的历史长夜。

今天我们正站在这漫漫历史长夜的出口。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全局看，我们正处在经济危机趋势、紧缩长波周期、霸权虚位危机、世界体系解体的关口。从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关键局部看，中国如想从半外围国家和平上升为核心国家，它太大了、太肥了，中国如想用不那么和平的手段，它又太小了、太弱了。被卡死在“太大”同时又“太小”的缝隙中，中国资产阶级内外政策的腾挪空间正在急剧萎缩，其阶级镇压和阶级妥协的能力也在迅速丧失。中国劳动人民并没有学过什么黑格尔，也没听过什么“张力”，尤其是没有痛悔过自己中了“日丹诺夫”的毒。但是在一步一个脚印的阶级斗争中，他们争取到了越来越高的劳动收入份额，他们迫使资产阶级使用越来越多不创造价值的机器。在风起云涌的躺平斗争中，他们不仅挑战了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的权威，而且正在夺回再生产过程的主动权。中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垮塌，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态度，正在从消极服从向消极反抗演变。革命化的社会存在正在催生革命的社会意识，压抑的社会关系开始松动，安于统治的人正在演变成革命的人。

这本论文集的多数论点是正确的，多数论证过程也是清晰明畅的，这对学习压力巨大的高中生作者来讲是非常可贵的。诚然，有些地方的论述过于繁琐，还有很明显的模仿列宁风格的痕迹，而且引述了大量的各类文献，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未必轻松。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些优秀作品出现意味着本次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正在催生能够理解并利用此必然性的英雄人物和英雄团体。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左”的同盟正在破裂

——论中国的两条战线

怀 鹤

今天中国的左派，在阶级成分上主要是城市中、下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脱产学生。这个“左派”、“左翼”、“左”的统一战线正在日益的破裂中。在中国大陆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未明子与阳和平，一个是勾结中国资产阶级暴力机关的西马派，一个是躺在父母红色遗产上的米虫。再往下望，一片牛鬼蛇神，性压抑、投降、左小鬼、键政人与“老左派”——旧官僚集团的回响；往墙外望，布站正作为一个巨大的鼓风机把自己的臭气向左派输去，逼着自己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盟友都不得不与之割席，不一而论，不堪入目。而作为他们的总称——“网左”，已经臭不可闻。他们不仅失去了在前几年所保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而且现在还披着一身红皮咒骂着一切合理的事物，因为他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作为那种思潮所反映的社会存在，正不可避免地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没落而没落。

左派，这样的左派，在整个理论上都无时无刻、自觉的或不自觉地为新自由主义辩护。他们的内容中始终包含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悖的一面，不仅如此，不是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这个对立面，而是这个对立面，在明面或底下的左派中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堆，里面

充斥着争名夺利、僵死的分析、生搬硬套的引用，势要把全中国的进步人士拉下水去。

今天的中国，在思想战线上有两个对手，一个是以资产阶级马首是瞻的意识形态和他们不自觉的附庸——左派。前一个赤裸裸的为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资本积累辩护，是硬刀子；后一个则千方百计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进步力量往沟里带，其方法不限于搞上下级、官僚主义、粉色天鹅绒式的小家恋爱、封锁消息等。在“左派”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名词在人们的心中有着强烈联系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名声就这么被败坏了。这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左右护法。另一个对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首的进步思想战线，在各个方面还没有完全的意识和联合，甚至是群众的朴素思想，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反对资本主义在当下的具体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形态。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正日益发展出一条新自由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线。

这样的情况，是符合于今天的社会存在的。在世界范围内，以俄罗斯为首的世界反帝反新自由主义阵营正处于它的上升期，为群众所欢迎；以特朗普为首、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的美国阵营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与威胁。在国内，中小资本家日益的破产、“躺平”，资本积累的火焰危在旦夕，现代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不断壮大，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处于严重的动摇。这个阶级，这个阶级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听到过社会的哀歌，或者已经处于了这种破产的地位，因而他们就迫切寻求着一种激进的思想，以图改变自身地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相较于这个阶级已经绝望，信奉叔本华等人生活哲学的其他成员，“网左”们具有相当大的热情——至少是对于发财升官来说。

这些成员，承接了上世纪官僚特权集团统治下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阶级上又有着某种特殊的利益，自然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一拍即合，开始做起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上世纪的理论精华，被他们抱到这个世纪

来，成了理论垃圾。先是长期拉锯的“中帝论”，又是上世纪的“联美反苏”、“反修甚于反帝”，继而是“中美大战”，越激进越好，企图用自己幻想中的大战一触即发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朝化龙”。他们上层是资产阶级子弟开“红色”游艇，性骚扰，下层是小鬼当家，孩子王。在思想上他们已经做不出什么突破，只能一遍遍的、断断续续的发出激昂的怒吼，这就是键政，自然被大众所嫌弃。

我们的先进分子必然要从中分离出来，自觉地站到反新自由主义战线的一边，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既然左派是这样一个犬牙交错的状态，又怎么能轻易地把他们说成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呢？他们又怎么不会必然的走向分裂呢？左派必然要分裂，它的精华是分裂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臭气与国外“白左”一样，是一种实质反人民的力量。他们还可以利用“女性”、“环境”等议题，借着这块遮羞布继续为新自由主义的存续摇旗呐喊，这些人，还要在中国的上空盘旋很久，但不会是永存的，是必然灭亡的。

近日与朋友交流有感

王 其 子

我的两位朋友，都是和我来自同一个县的，农村的小孩子。他们两人现如今已经专科毕业，从学校回到农村家中。

甲朋友，就是前段时间我在论坛里发帖子交流经验的那位。自那天后，又尝试了几次寻找工作但要么没有回复，要么待遇低下且坑人，而他本人又不愿意进厂，送外卖受那么多的苦，近些日子只好在家中躺平。他现在在家里躺平，时而帮助祖父母干些农活，剩余的时间就是待在屋子里上网，刷点视频。

对于甲，我尝试给他“灌输”点东西，但总是效果不甚理想，基本上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耳旁风。他现在对马列主义似乎是不感兴趣的，可能更爱翻墙听点小道消息。

乙朋友，还在锲而不舍的寻找工作，投递简历。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问是否顺利，情况如何之类的话。因为我读得是本科，比他们晚一年毕业，即使我知道一些找工作的知识，但目前也用不上。

早在去年暑假。我给他讲，你最起码是有点实习经验的专科生，找个像样的厂子，只要不是太笨，用不着多久就能当上技术员。他并未接受，觉得厂子太苦了，想再挣扎一下，在学门技术开个店。

小县城开店铺是什么样子我还是清楚的。马路边一系列修车店就在我们村

口，甚至不需要做着跟店主交谈，每次上街瞟上两眼就知道好不好过。我舅舅就是开店铺等顾客的小业主，现在照样退租不干，跑到外省打工。可见现在靠技术开店赚钱简直是做梦。

不过，我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只好顺着他说，“你试试一两个月，到时候想法会更成熟。”

去了两个月后，乙就有点打退堂鼓了。一方面没学到什么东西，另一方面看见真实情况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在这时候，我跟着问他；“你说要开店？在哪里开？设备怎么买？多少时间要赚回会来？成本回收期间还有什么别的经济支出——买车，结婚？”。也许是把他问住了，自那以后就不提开店铺的事情了。

就这件事情而言，我想我自己是对他的思想转变起来点作用，但也只是起了点作用。

总的来说，对于甲，乙两人的“灌输”，我是失败的，没有让他们按照我的预期去走。有点失望。

可是呢，我又能给他们指出一条什么样的“明路”呢？我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在短期内可获得的利益，使得他们信服呢？也许，空洞的劝他们“多读书”是唯一免费任意取用的话术，但是对于这个话术当我对他们说出去的时候，却是要承受代价的。实话实说，“劝读书”是很无能的表现。人家不读你推荐的书，总不能说人家反动吧？当然，反过来说，不去了解人家的情况，一味地胡乱指挥是实际上的反动行为，只不过从整体来看，你还是能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的。

甲，乙不管怎么说还是我的朋友，不能以所谓“为你好”，去强行命令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某些人所谓的“立场”，为了“立场”即使是“事实”也是可以放弃的，事实上他是最没有立场的！

实际情况确实困难，要准备打持久战。现在能傻白甜听我们这些“左派”的“灌输”的人，不多了。我们要面临的人是活生生的人，是基于自身利

益而做出行动的人。我了解他们的情况吗？我能在短时间内为他们带来利益使得他们相信吗？一方面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一方面能力上的不足，实际上是我的问题占主要。

其实，真的不能去苛责普通人，像我就是机会主义进来的，到现在也是有点机会主义的人。普通人所蕴含思想之纯洁，之坚定，是我不能比较的。

还行吧，只要身边的人把我当作一个无害的，可以接触的正常人，那就很好了。

浅谈事实与理论的不可分割性

怀 鹤

我们的认识和与之相伴的实践活动究竟可不可以脱离客观实在呢？答曰：否。我们的认识无论有多么精妙、多么光怪陆离、五光十色，都是在与对象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所得来的、发生的、反映的。但我们的认识是不是存在着偏离客观时代的倾向性呢？答曰：是。这是为几千年来一切人的实践所证明的，还且它还证明，一旦偏离了客观实际，人的活动就要失败。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压迫与剥削的客观存在，就无从说明现代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深刻对立，也就无从衍生出相对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无产阶级道德、思想、哲学等。

这个认识的根源，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说了很多，不再赘述。我们今天所探讨的问题是另外一个，究竟可不可以只把握一个大层次的主要矛盾，而对于更低层次的小主要矛盾、主要方面所至之不理呢？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些小地方我们就不再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呢？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把握了植物作为植物本身的大属性，即它的生命属性之后，我们就不必在去更低一级的层次，分子层面或原子层面具体的探究与分析了。即使我说，小麦或者玉米等作物的基本构成是什么气元

素、风元素、水元素之类的，也无伤大雅，因为我把握住了植物作为植物的主要层面，即生命的层面。

这就是说，即使我们把空气中能燃烧的东西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元素，不管叫“燃素”也好还是什么也罢，只要我们知道：一、它能供我们呼吸；二、它能燃烧。这就够了，不必再去钻牛角尖，去探究这一层次的本来面目。地心说符合于基督教的利益，因而基督教就禁止了哥白尼的奇谈怪论。既然基督教的利益是最高尚、纯洁、无私的，尽管事实与之相悖，但是，请你们不要研究，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思考每一个问题，去把握每一个社会事件的发展方向。可是，如果不是从这些所谓小的、基本的东西发展起来，不是由它们堆砌起来，基督教本身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它又怎么体现它自己的“科学性”呢？抽象的东西总是要由具体来表达。难道可以抛弃每一个具体的事情不谈，不去研究，甚至歪曲它们，就为了一种抽象的理论可以发展吗？。这可能就是基督教，但不会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实践性、事实与理论统一的一种学说。难道我们可以说，我今天看到了个地雷，我先不排，反而把它掩盖得严严实实，美名其曰符合战略，叫人看不出来，以后等炸了人在站出来解释吗？不能这样做。你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信心？它是不是科学的、反映客观事实的理论？那么，具体分析又有什么问题？你难道怕事实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吗？恰恰相反，我们“有理，有利，有节”，不怕别人攻击，正大光明。恐吓别人正本清源的，心里恐怕有鬼。

只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掘墓资本主义

——和“献仁1949”网友交流（一）¹

郑 阑 干

原本在准备材料DISS“运动运动哲学社”，突然看到“献仁1949”的回答。他引证了“远航一号”先生的原文并比较严肃其是地介绍其观点，在一众“我说你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精神胜利法里倒是破天荒的。抽点零散的时间写点文字，算是答复。²

经济危机的表征是什么？

“献仁1949”说：“半外围论者认为生产过剩已经不再是经济危机的标志，平均利润率下降才是经济危机的标志。”

利润率是衡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是否运转正常、是否具有“活力”还是正在走向危机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不论是何种原因的经济危机，追根溯源都是由利润率下降引起的。就在献文引证“远航一号”的同一篇《话实同志的“帝国主义论”——兼评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中，“远航一号”说：

①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25346257058115730>

②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8371945179/answer/1920210023860143688?share_code=13c2srDTIS9kM&utm_psn=1925185251426178698

“有一定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知道，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如果说，一切经济危机都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从而只要消除生产过剩，便能消除经济危机，这并不比医生说一切疾病都是感冒发烧引起的高明多少。就经济思想史来说，这无非是抄袭马尔萨斯和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学说而已。”

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爆发时都会伴随着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所以当危机已经爆发以后，当然会出现生产过剩这个现象。但是，危机爆发时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并不等于就是危机的“实质”，也不能直接揭示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

认为经济危机危机的标志或本质是“生产过剩”——实际上还是和阳和平一样，把一切经济危机的根源都等同于消费不足导致的生产过剩，本质还是混淆了作为现象和本质、结果和原因的不同性质的生产过剩而妄谈“危机”。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利润率高低是决定资本积累快慢的主要因素。资本家从事生产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所以利润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特别重要。如果利润率趋于上升或者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资本积累就会活跃，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就比较快，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能得到缓和；如果利润率趋于下降或者长期低迷，资本积累就会陷于停滞，经济增长就会比较缓慢，乃至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激化。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I节中，马克思曾经指出：

“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

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是利润率的下降导致了“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过剩”，而不是“生产过剩”导致了利润率下降，也不是“生产过剩”导致了危机；因为危机本身就表现为“生产过剩”、“资本过剩”。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 III 节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利润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

“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可以用利润量来弥补利润率的极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单是这种可能性就使李嘉图感到不安，这正好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深刻理解。……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

马克思在这里进一步强调了“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利润率对“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利润率的下降得不到制止，“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马克思还特别表扬了李嘉图，认为他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不安”表明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深刻理解”。

生产过剩不仅包括“劳动人民消费不足”

列宁提醒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一）都要历史地，（二）都要联系其他原理，（三）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³

什么是“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压低工资致使劳动人民消费能力不足，这种不足最终破坏了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使得资本积累的环节断裂，引起利润率下降，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然而消费不足只是生产过剩的一种具体表现，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剩余价值超过了无干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能力导致的。正如“献仁1949”网友说的，生产过剩还可以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过剩，带来其他两种形式的危机：

如果过剩资本吸附了过多的劳动力，极大压缩了产业后备军，导致资本家利润率下降，则会引发利润挤压危机；如果过剩资本堆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进而压制利润率，则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让前述所有危机更易爆发，引发积累过剩危机。

在上述提及的三种危机趋势中，只有消费不足危机是始终以资本主义的某种“不足”而闻名于世的。这也是学院派唯一能够理解的危机形式。正是由于这种混淆，他们不顾生产过剩的其他含义，将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划等号、看做全同。这种理论上的认识错误与他们无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进展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

³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239页。

经济危机不等于资本主义灭亡

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为什么下降？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献仁1949”网友正确的指出：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利润率下降会引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自发灭亡。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的意义在于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从而解释了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已经可以被消灭了，但还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消灭它，它才会消失。”（《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过剩危机仍然存在着……》）

如果“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会埋葬资本主义，那为什么从 19 世纪到二战这近一百年内的生产过剩危机没有埋葬资本主义、反而活到现在？“唯生产过剩危机论”者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今年过剩一百万，明年过剩两百万，资本主义要过剩到什么程度才会灭亡？我们无产阶级还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了？

献文说：“不同部门的比例性和社会的消费力都要求整个社会根据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但是这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只要市场经济仍然是主体、只要生产的目的还是获取利润，任何积极的国家调控都不能永久地解决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困难。”

在另一处地方，他说：

“哪怕有足够的国家干预，甚至采用苏修式的经济制度，价值无法实现的问题也依旧不会解决，因为这样的‘干预’无非是为了满足占统治地位的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罢了。”

那么，资产阶级国家宏观调控的极限是什么？为什么宏观调控在未来制造了更多的剩余以后，就不能用进一步的宏观调控来治理？为什么过去政府可以提供总需求（投资和消费），而未来就不行？“猷仁1949”网友不理解剩余价值生产问题是资本主义命门。

工人的消费是需求，但是资本家的投资也是需求。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资本主义处于周期的“复苏”阶段的时候，投资和消费加起来等于总的生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资本家的投资会变动。在正常情况下，资本家会为了抢夺市场拼命投资，总需求就超过总供给，造成资金短缺或者劳动力短缺，形成经济过热。这种短缺增加了资本家的成本，影响资本家的利润，然后资本家又怕自己跑得慢，一下子撤资，经济就进入了危机/崩溃阶段。凯恩斯主义的实质在于过热的时候减少政府支出，崩溃的时候增加政府支出，从而让总需求的波动稳定，这样经济周期就仅仅是周期而不是危机了。

过剩危机无非是“总供给 > 总需求”，要么降低总供给，工厂破产产能下降，牛奶丢河里搞自净作用，要么提高总需求，提高总需求又分为四部分：居民消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政府消费（罗斯福修水坝）、私人投资（投放信贷鼓励投资）、净出口（降低劳动贸易条件）。如果生产过剩危机真的来了，现在有哪一点是做不到的呢？不论是政府干预的鼻祖纳粹德国，还是以工代赈修水坝的罗斯福，还是 2009 年中国的 4 万亿和美国的 QE，都证明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是有能力提高将总需求提高到总供给能力之上从而避免过剩危机扩大的。

1980 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是通货膨胀、供给不足为特点的，根本不是需求不足。按照消费不足的理论，很明显是没法解释为什么需求不足居然还能通货膨胀。

消费不足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理论，实际上真正的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形成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周期在没有政府宏观调控的时候，

就会转变为经济危机。因此，需求侧的分析，仅仅在分析政府需要实行何种刺激政策，来稳定经济周期的时候，才有意义。而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分析生产的过程，分析供给。

剩余价值生产不足是资本主义的要害

剩余价值生产不足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趋势压倒其生存能力的根本表征（恰恰不是剩余价值生产过剩）。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生产太少了，无法同时满足阶级镇压和阶级妥协两方面的需要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才会在某些经济危机中转化为其总危机。

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有能力生产“过剩”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就拥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结构进行调整的物质本钱。况且，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说明工人阶级的力量暂时是弱小的、在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还隔着一个防火墙，因而根本谈不上灭亡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相信资本主义因为“过剩”而灭亡，就等于相信资产阶级真地蠢到无以复加。

所以，归根结底，资本主义不会因为“过剩”、因为还有阶级妥协空间、因为强大而灭亡。资本主义只会因为剩余生产不足，因为失去了妥协空间和镇压力量，因为虚弱而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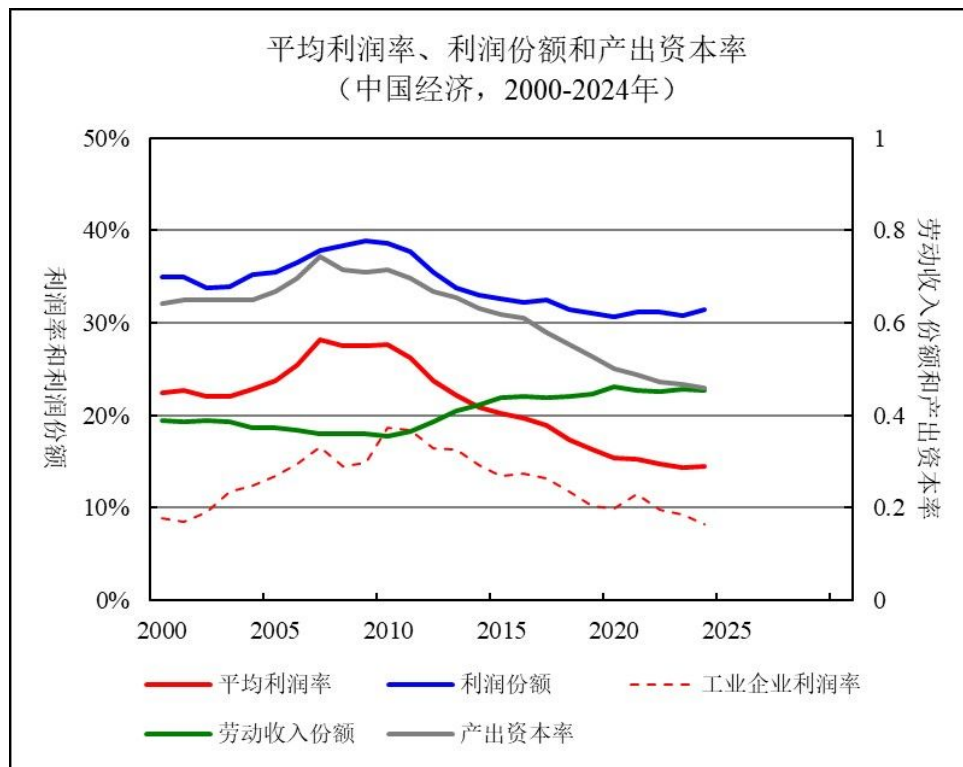
只有当工人阶级力量增强了，只有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转化到工人阶级的方面，工人阶级才能越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那道防火墙、才谈得上灭亡资本主义。工人力量的增强必然导向现代资本主义的利润挤压危机，这不仅是工人阶级长期经济斗争的结果，也是工人阶级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起点。

列宁说，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所以，只要照搬“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就是走上唯心主义的道路。

与“消费不足”完全不同的阶级斗争态势

“如果真的像半外围论者说的那样，（因为生产过剩危机可以被解决，所以它对资本主义来说没什么好怕的）那么任何危机都将不再是可怕的。”

越帝论的观点，不论如何改良，核心前提都是认为工人阶级由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的消费品比例过低，不足以实现家庭团聚、体面生活等目标，一句话，难以维持自身和代际劳动力再生产——最终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这点不论是阳和平还是“献仁1949”网友都是一贯承袭的。



表一 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和相关指标，2000-2024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24 年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 :						
固定资本折旧	14.4%	14.7%	13.2%	12.3%	14.6%	15.7%
生产税净额	11.7%	12.5%	12.6%	11.3%	8.6%	7.4%
劳动收入总额	38.9%	37.3%	35.5%	43.7%	46.2%	45.4%
利润总额	35.0%	35.5%	38.7%	32.6%	30.7%	31.5%
产出资本率	0.64	0.67	0.71	0.62	0.50	0.46
平均利润率	22.5%	23.7%	27.6%	20.2%	15.4%	14.5%
工业企业利润率	8.9%	13.4%	18.7%	13.4%	10.0%	8.2%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 35.5%、利润份额高达 38.7 %，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 2010 年达到高峰（18.7 %），此后即趋于下降。2024 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为 45.4 %，低于 2020 年、2021 年和 2023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但高于本世纪以来其他各年的劳动收入份额。

从 2010 年到 2024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已经从约 39 % 下降到约 32%，下降总幅度已经接近九十年代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上升幅度。同时期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也从约 19 % 下降到 8.2 %，逐渐接近美国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的水平。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 2010 年的 49.9 % 上升到 2024 年的 56.6 %。不是工人阶级太弱了，弱到活不下去只能绝地反击，而是工人阶级开始强大了，并且初步强大到可以压迫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强大到使消费品成为社会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这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自然会呈现出与“消费不足”不同的态势。

第一，由于产业后备军萎缩，资产阶级在工资待遇谈判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都在上升；

第二，由于工人阶级获得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越来越高，工人阶级积累了大量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

第三，沿海工资上升的趋势迫使大量资本家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内陆，把工厂建到了工人家门口，而本省本地的工人在社会关系网络、经济自持力等方面要远强于流动到外省的工人，这为“长久”的“组织”和斗争提供了广阔的根据地和大后方，从而增强了工人的斗争力量；

对阶级斗争妥协空间与未来斗争阶段的割裂，是越帝论者的一大理论断裂带。

马克思说的好：“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⁵凡此种种，在左派群众对经济危机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真实状况的认识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唯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论”对部分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狂热盲动以及更多的原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悲观失望、消极迷茫，负有责任。

我们不能“粗糙”，而要像毛主席那样要求自己：

“今天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的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

④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59页。

题。如果有人拒绝对这些做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⑥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的相当一个时期，要树立革命胜利的信心，要坚定地确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信念，而不是凭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狂热投机“左派”圈子，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实实在在地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的特殊的矛盾（而不是想象的、泛泛的矛盾），并且认识这些矛盾怎样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

台风来了，先写这么多……

^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生活杂谈¹

乐不眠、王其子、古贺小春

乐不眠 我们村，之前我说的对我很好的，送我很多口袋妖怪，赛尔号卡牌，或者送我奥奇传说 VIP 游戏账号的哥哥，比我大概大个四五岁吧，父母离异，中学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

村里面还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也是父母离异，中学毕业早早打工。

两人都是靠母亲养着，小时候都跟我玩的很好，转眼间天涯海角，某个稀松平常的下午就是永别，令人叹息。

我先前说过一个现在寄宿在我表妹家的一个中专妹，父母离异，父亲是个兵痞，也是靠着退伍费混吃等死，根本不管她死活，她现在在这里打工，没有房子，住我表妹家。

我们家族不算村里面最富有的，但绝对是家族纽带塑造的最好的，每年都会会在祖宅祭祖，烧香，逢年过节，国外的几个舅舅都会回来过节，包括我叔叔的婚礼，我认识了许多亲戚。

我的父亲也经常跟我说他得到了亲戚的许多帮衬，比如在他一穷二白的时候，亲戚提供贷款，让他跃升为半小资。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6671>

众观这些社会“经典案例”，我发现传统家族关系被瓦解之后，传统家庭在城市化中的抗风险能力急剧减弱，加上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堕落的道德观念，吸引农村男女堕落，私奔，或者堕落在肉体关系中，也不管养不养得活，反正生，包括早期避孕套的低普及，都是其中的成因。

河南那边真的太穷，太苦了，我妈就是河南来的，是跟我爸网恋认识的(在那个时候，很前卫吧?)，我妈高中肄业，一边打工，一边来和我爸结婚，我爸呢，其实绝对是一个好男人了，平时基本不喝酒，逢年过节，或者轻松的时候，比如台风天没工作的时候喝酒，一天大概就抽三四根烟。

但是他也有问题，我姐姐是他不知道他和哪个女人生下来的，在我妈之前，我爸一直心怀愧疚，对我姐姐，但是无论我爸还是我妈，对我和我姐都一视同仁，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父母工资还不高，要一起打工，就把我姐留给我奶奶管，包括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奶奶管大的。

直到家里稳定下来了，我妈才开始管我们，我姐姐已经就是有点傻了。

其实我是认为我姐姐基因有点缺陷，包括不如怎么吃都吃不胖，脸又长又瘦，脑容量一看就不大，但是从来不缺她吃缺她喝，体重就是上不去，体检也不是没做过，也没有寄生虫什么的，当然这么多年也活得好好的。

我妹比我姐聪明多了，我妈确实算比较聪明的了，毕竟能上完中学，甚至能上一半高中，绝对是少数了，我爸只有中学学历，十七岁出去打工，去过安徽，浙江，江西，赚完老婆本(其实也有一半是借的)，在农村买了宅基地就和我妈结婚了。

我不理解视频里面，为什么老哥对自己父母一点了解没有，其实我觉得是要了解的。

我姐姐后来也是被黄毛骗走的，我父母也算苦口婆心的劝过了，都没用，我姐也是成年人了，到法定结婚年龄了，也管不住，反正后来就结婚了。

中途发生了很多事，包括双方家庭矛盾，还有家暴，黄毛能有什么责任心？我姐生了个孩子之后，两人频繁发生矛盾，我姐在他们家受尽屈辱。

我姐几次逃了回来，最又自己回去，我妈几次把她救回来，她自己跑回去，说男方说他后悔了，不会了，总之你看她有多蠢吧，很多人其实都是轻度智障，但是只是生活能自理，看不出来。

发生太多事情了，家丑我都不想说，我姐现在被我爸送到外面打工，两人已经离婚，孩子男方养着。

这个孩子是不是又是一个循环？一个中国无数农村社会悲剧的续演？我当时我就跟我妈说，中国现在都没人生孩子了，姐姐还生？我妈说，随她了，我又管不了她。

要知道，这些孩子，最终一个个都是资本主义最喜欢的低成本劳动力啊。

所以现在我认为，就是原先的农村产业后备军确实在不停被消耗，然后这些产业后备军在被瓦解，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停有再再生产的一部分，就是生育后代，这些人就是这些产业后备军再生产的一个体现。

王其子 我觉得我姑姑算很幸运的了。

当时来人给我姑介绍对象（我姑父），吹得天花乱坠，说是城里人，长得帅，会做饭（确实是）。我爷爷奶奶就跟着去我姑父家看了看，我爷爷这种普通老实农民没啥大心眼看不出来人，我奶奶能看出来。她认为这一家人都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说把我姑嫁给这家人以后就要受苦。爷爷还不相信嫌我奶奶当时啰嗦（直到今天，我奶奶还偶尔把这事情拉出来

说)，更重要的是我姑姑当时也是傻白甜的小姑娘，觉得男方是城里人，长得帅，会做饭就很愿意。

结婚后，在有了我表哥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我姑父还算安分。他跟我姑一起去广东打工，然后在当地工厂找了份厨师的工作，顺带着我表哥在当地念书。后来，当我表哥要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户籍不在当地就必须的回老家念书，而当时表哥家里没别的人可以照顾他就让我姑父跟着回去。

然后，我姑父就开始躺平了。他每天最大的工作，除过给我哥洗衣服做饭外，就是跑到茶馆里打牌。不赚也不赔，他还算脑子正常从不打大的，也不会跟着做其它出格的事情。平常该看望岳父岳母（就是我爷爷奶奶），该帮忙的就跑过来帮忙。

从我表哥初中之后，家里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就是我姑姑在外面打工的工资。马克思主义到底还是真理，“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说的完全不错。因为我姑做事非常勤奋，脑子灵活很快就从普通职工当上了主管，收入比我父母加起来还要多。她自己买了车去自驾游，有长假就跟着工友们一起旅游，日常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最起码不像我父母那样省吃俭用。而我姑父，他长期抽烟（不酗酒），身体状况也算不上太好，更没有胆子从头做起来工作挣钱。因而，他在家里也只听我姑的话，不会乱来。

我奶奶有时候劝我姑离婚，她这个傻白甜就是不愿意，还说什么“孩子都这么多了，对付着就过去了……”“我都快五十的人了，回来跟兄弟住一起太丢人了……”。苦中作乐吧，况且她自己凭借自己的努力往里面加了许多糖，儿子有稳定工作，房子修起来并且装修了，车子买了两辆，已经比我们农村绝大多数人还要好得很多。毕竟结婚对象，也算是自己喜欢人吧。

女性还真是得自己有能力才能有地位。

古贺小春 亲不亲阶级分，这话说的永远不会错。就像我无法理解别人“穷”到只能一天吃一次牛排，别人也无法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及无奈。

我是独子，我父母都是农村的，条件好些，离镇上很近。

我妈妈的爸爸，也就是我外祖父，是工人，在生下一家 5 个孩子后，去附近城市做工人。外祖母在家带孩子以及服侍老人的同时，还要去田地里劳动，去挣工分。我妈妈很喜欢外祖母，她是个慈爱善良且有责任心的人，把百分之百的爱都给了自己孩子（我也很喜欢，每次去她家给我留好多零食）

而外祖父虽然常年在外工作，但因为工人待遇好，他回来就带好多糖果和玩具。所以每次他回来就是我妈妈最开心的时候。

在我妈妈高中读完后，因为她不喜欢念书，于是外祖父就给了她和小姨5万块钱，让她们做生意。90 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年代。或许是我妈妈很有经商头脑，她做过的各个生意都赚到不少钱。

在城里买房前的十年，即在镇子读小学的这段日子，算得上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我爸家庭条件更好，爷爷是领导，奶奶是教师。但这样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却是恶劣的。在我爸当兵回来给他分配个职位后，他染上了赌博。在我妈生产哺乳带小孩的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在外面赌钱。父权制及私有制，使得妇女受困在家庭的囚笼中。一方面我母亲是伟大的，另一方面集体的力量也是伟大的。后面一段时间我爸也变得正常些，于是在母亲及各位姨舅的帮助下，我得以正常成长。

我父母离婚是在我上高中时，我妈在我爸手机查出多笔巨额转账，调查后发现是我爸赌博输的钱。后面就是去民政局，我妈和我说这些事的时候很自然，民政局不少人出来都淌眼泪，她不一样她高兴。

现在我爸也会偶尔回来看我和我妈，两人一直没重找也没复婚，就这样保持着，我认为挺好。

在心里面，我和我妈永远希望他改好。

现在这份工作，遇到的人不少，形形色色。上学时的记忆有些模糊，以后想起来再聊。

举两个我工作的示例。有位老研究生，和我同校的。他是江西人，家庭差，结婚早。早早在上海金山买了房。背上了房贷和学费。为了承担责任，不得不出长期差，每年和老婆孩子见面时间不到二十天。

第二位是劳务工，河南人，专科。他结婚更早，18岁就抱小孩。即使是在河南买房上学，他还是走上了和上位研究生一样的路。即出长期差，两年见不到家人。

所以还是那句话，“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这时代，底层人唯有选择躺平才能摆脱困境。²

科室主任很有钱，买了好几套房。

对于外出劳动的基层员工及工人，他嗤之以鼻。“劳务工都是要饭的”这句话出自他口中。他也言行一致，工人也经常像牛马一样被他差遣。

有位劳务工一年没回家，想趁中秋看看老婆孩子。他从中作梗要挟他，说要把他绩效打低，再低就开除。工人可不顺他意，直说：“我巴不得公司把我开了，还能赔我些钱嘞”。

又联想到家庭贫困的船老大，在连续一星期的高压劳动下，曾说出“要是有了枪共产党早就被推翻了”。这话也不准确，应当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府。

② 有网友发过，同学在家躺平的事情，我不倡导那样，不可持续。在家里纯躺，无产阶级还怎么壮大。至少出来工作嘛，在工作中学会躺平，在躺平中又能学会斗争。——古贺小春注

以上我举的都是些激进的例子，还有些日常的，我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但是我相信，劳动者的斗争方法远比在象牙塔网左幻想的斗争，更具有现实性。

来聊聊当今世界的 媒体与记者

隐秘战线

关于新闻媒体和它们的记者，我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乃至根本对立的认识：一种是以帝国主义所谓“媒体第四权”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一个人英雄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新闻媒体的报道就应该遵循所谓“自由平等公正客观无立场……”等等等等所谓“原则”、“准则”。也正因如此帝国主义阵营将“宣传”（Propaganda）变成了（事实上的）贬义词，并用以指代任何与其所谓“报道”内容与“报道”立场相悖的任何内容。

而另外一种，我叫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构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路自诩所谓“自由平等公正客观无立场”的所谓“新闻媒体”，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工具，因此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喉舌与宣传机器，自然无所谓“客观公正”。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媒体，自然也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机器，“客观公正”也不属于优先要考虑的范畴。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叫它“宣传部门”，因为“宣传机器”是称呼敌方“同行”的贬义词。

前一种针对新闻媒体的观点，在全世界以各色面目出现的亲帝反共人士中很有市场，因为“自由主义一个人英雄主义”观点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新

闻学的“杰作”，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构主义”观点是对敌人进行反攻倒算时才会使用的。而后一种则为全世界进步力量所广泛采用，因为“是谁的媒体就为谁说话”，不仅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属于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朴素观点。

如今帝国主义阵营的媒体，除少部分体现了这种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的媒体以外，全部滑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构主义”观点中所描述的媒体运作范式。因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范式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仅仅以道德等精神和心理因素去鼓励和推动个别记者践行自己所宣传的，新闻报道的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而缺乏任何明确的，有组织的物质支持。除此之外对这种精神的推崇实际上只存在于新闻学教科书中，而一旦这些个人英雄主义记者的报道不符合实际上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构主义”范式建立起来的“主流”新闻媒体所宣传的内容及观点时，这位记者轻则被打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构主义”的标签，污蔑抹黑，重则遭遇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暗杀身亡后被主流媒体低调处理，他们的报道也不会被认为是什么自由主义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作品。也无外乎帝国主义阵营的记者普遍毫无“新闻道德”可言，因为它们在这一块接受的教育本身就在告诉他们：你可以当“出头鸟”，但是请你自负后果。

也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阵营所极为推崇的，新闻媒体报道的所谓“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准则，目前在全世界都已面临空前的困境：因为践行这一精神原则的记者所撰写的报道基本都是反对自己的。这根本无法与攻击除帝国主义阵营自己以外的国家的媒体，封杀践行“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原则准则的，实际上立场完全倾向帝国主义阵营自己的记者的行为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帝国主义阵营的媒体，嘴上说要弘扬所谓“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原则准则，实际上却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构主义”的原则准则办事。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正在不断地加剧资产阶

级新闻学领域所谓“新闻道德”、“新闻原则”、“新闻准则”等一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破产。新闻记者，也有“进步”与“反动”之分，而且报道立场很难不受到记者本人政治立场的影响。

在一场世俱杯比赛后的感想

王 其 子

2025年7月10号早。在世俱杯的比赛中，皇家马德里零比四惨败巴黎圣日耳曼，结束了本届赛事的征程。作为一名皇家马德里的球迷，这也意味着我将不再可能通过直播的形式观看一场，哪怕一场皇马的比赛。是的，本届世俱杯以来，皇马的比赛我是一场直播都没看。

其实早在赛事开幕之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先生就已经承诺了世俱杯对全球免费直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转播商在转播的时候通通是收费的，而且他们甚至不愿意提供一个原始的无声的信号源。没办法，像爱奇艺，咪咕视频这样的，他们从国际足联那里掏了钱，自然要向中国球迷收回成本的。

然而呢，央视为什么你也不去积极转播比赛？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为什么不能派人过去和国际足联协商一下呢？人家不是已经宣布有免费的直播了吗？哪怕掏一点代理费，给中国人民看，那你也是一片叫好声啊，也不亏呀，名声赚到了。

事实是残酷的，央视并没有这么做。我想大概是要让利于民吧，让爱奇艺这些民营企业的平台把钱赚的满满的，倒也符合前段时间推出的《民营经济促进法》。

早在 22 到 23 赛季，当时欧冠央视是没有转播权的。爱奇艺咪咕又垄断了他，我自然不会选择花几十块钱的会员费去。当时有同学说，央视不是代表国家吗？你一强制不就收回来了吗？

央视能收回来吗？从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央视的负责领导动用关系，那么有关部门就可以用类似反垄断，服务人民的名义，把转播权收回来改由央视免费直播。但问题是这样没有任何意义啊，央视怎么会去承担转播费用呢？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比赛，例如奥运会。从 80 年代开始，许多国有企业陆续开始利润挂帅，自负盈亏，参与市场竞争的时候，就意味着那些以往并不盈利，但是惠及民生的服务将不会再回来了。只有像交通运输这样关系到利益牵扯太大的，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求，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不团斗争的，才会在今天保留下来。其余的都是鼓励民营企业搞活经济。

毋庸置疑，中国原有社会主义公共福利体系的解体，民营经济就是推动力。

由于存在着新无产阶级，就可以在国有企业部门旁边，另外发展起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的或半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在中国，这个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各式各样的“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并在其中建立起基本上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统治阶级就在实际上绕过了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抵抗，在新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直接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改革”的胜利由此就确定了。

——远航一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阶级斗争》

笔者还忍不住要吐槽，当今各个地方卫视和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和节目就是一堆垃圾。因为它们舍不得花费重金为人民群众制作优质的文艺作品，总是在某些电视台上看着它一遍又一遍重播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

年前的电视剧。能够被重复播放的电视剧，确实拍的很好。但问题是，难道最近几年就拿出来好的电视剧了吗？笔者在农村的爷爷奶奶，不懂现在发达的互联网，他们所依赖的娱乐项目就是每天晚上，每天中午的电视。当笔者放假回家的时候，爷爷奶奶也不禁吐槽：“现在电视上没什么好看的！”为了新中国建设付出一生的农民在晚年就是这样的境地。¹

笔者的爷爷奶奶还保持着听新闻的习惯，那是从毛泽东时代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要学习，要进步。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国家电视台，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新闻，应该使得人民群众能够增长见识，促进思想觉悟的提升，并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让他们懂得自身利益是什么，如何维护自身利益。而现在的新闻联播，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从形式上新闻联播变成了“习”闻联播。看，总书记多么伟大！总书记的思想多么伟大！不知道还以为是在效仿隔壁朝鲜搞恩情教育。

而从内容上“习”闻联播又变成了空洞无物，晦涩难懂的八股文字念稿。

当然，看直播还不容易啊！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只要肯动脑筋，什么盗版网站，赌球软件上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我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它不安全，万一我信息泄露了，或者被诈骗了，那这真是得不偿失；而且那种卡顿的网络信号，嘈杂的直播间声音让我去看，也真是一种煎熬。我为什么不好好休息一晚上呢？也就是在昨天，我从12点入眠到今天8点钟起来，精神可足了。资本家们不是要打击盗版吗？那好嘛，我就不看盗版，我就等你们免费给我直播源。

人们常嘲笑隔壁朝鲜人民没有足球比赛直播可看。据说在他们国家，要么是用足球游戏模拟的比赛来应付，或者用录播这种便宜的形式来播

^① 在四川卫视，有看不完的经典抗日神剧，永远都占据一席之地的“飞哥大英雄”。——作者注

放。可是呢，我又想了想，录播对于朝鲜人民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免费直播呀。看直播就是图个新鲜感。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我们从网络上就可以得知一场比赛的比赛结果。假如我在等球地上知道了皇家马德里和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结果上面有详细的新闻稿和 GIF 动态图，那我为什么还要去看一场央视的录播呢？²

朝鲜人民则不同，他们对外界获取信息是相对困难的，他们的窗口就是他们的国家网站或者国家电视台。对于他们而言，无论皇家马德里和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是 7 月 10 号还是 7 月 11 号开始都无所谓，因为当他们看录播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的直播。

有什么理由去嘲笑朝鲜人呢？人家以性价比最高的形式服务了自己国家的人民，而我们的国家呢？

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要忍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剥削，当他们下班之后身心是极其疲惫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好的电视剧，节目供人民群众去娱乐消遣呢？微乎其微！即使有，也需要跑到某个视频软件上去开掏钱开会员（讽刺的是，像《国际歌》这种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受压迫者所创作的歌曲，它在某些音乐播放软件上居然是收费的！）。中国导演们拍摄的电视剧，电影在今天还能入得了人眼吗？且不说演员们那样浮夸的演技，就是每场电影在最开始光那些赞助商的广告就要打上几分钟，真是把市场经济的逐利性表现地淋漓尽致。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② 根据边际效用理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也就是说，随着消费量的增加，每额外消费一单位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边际效用逐渐减少。当你已经通过网络知道了比赛的结果，甚至看到了关键的 GIF 动态图和详细的新闻报道时，这些信息已经满足了你对比赛的基本了解需求。此时，观看录播所能提供的新信息（如比赛的完整过程、细节等）的边际效用已经大大降低。——作者注

人民吃着廉价不能保证卫生的拼好饭面前维持生命体征，看着几秒，十几秒的抖音视频用多巴胺麻木着自己。他们当然向往美好生活，但问题是这种美好生活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为之奋斗过了吗？

在吐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昨天晚上翻看懂球帝时候的一篇新闻。其内容大概是南京队和苏州队的江苏联赛再次突破上座数纪录，说明广大球迷对苏超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即使比分是枯燥的 0 : 0 。由此而不禁思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外国的比赛比中国自己的比赛值得看呢？我们是不是对球星崇拜，球队崇拜的有点严重呢？明明国内有不要钱的苏超比赛直播，而苏超球队的历史渊源也是很有意思的，完全可以作为另一种替代。也许是市场经济下消费主义刺激下的盲目崇拜吧。

东 欧 的 “民 主”

——三评南朝鲜电视剧《第五共和国》（下篇）

隐 秘 战 线

最近，一位亲帝反共的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反贼”政治露阴癖发作。

思想反动的人士溜窜进红色中国网来精神病尽情发作一番后实施逼真“赛博游击战”，“一击脱离”的事情并不罕见。然而这位“反贼”却是能载入红色中国网史册的，事情嘛，说来也十分甚至九分简单：由于害怕自己被“开盒”，与其说是害怕被红色中国网的编辑部“开盒”，不如说是害怕被中国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关“铁拳”——它竟然“请”来了它的同学，替自己在红色中国网注册账号，帮自己转发自己躲在微信里建立的键政小角落里偷偷摸摸发表的黑屁言论到红色中国网上，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它的同学就能替自己当替罪羊。

我还以为只有整日在互联网上“开盒”网暴的人间之屑——“恶俗系”分子会做这种事情，连个“硬汉”的称号都评不上。你们两位，一个够坏——坏到键政黑屁要找自己同学顶包挡刀；另一个够蠢——蠢到在红色中国网互动这种事情都要帮别人代办，最后留下一地鸡毛。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只好在这里祝你们逼真赛博反共的激烈斗争不要被好事者广而告之，否则你们两位活宝在线下的骄奢淫逸灰飞烟灭，概不负责。

就算是在红色中国网公开发表亲帝反共的言论观点，也要讲一个最基本的逻辑，然而：¹

“美日一般是‘完全民主国家’。”

“美国甚至都只能算‘缺陷民主’。”

“我之前说的美日的‘美’是美洲的意思。”

昨前两天它发表的这一通“高论”，又或者“暴论”，就其内容而言，并没有什么值得花大篇幅批判一番的价值。经常性地连篇累牍，是电报“大群”和“布站”这种早早引进了人工智障，执行了“脑死亡工业化”的迫真“左派”团体才会有的作风。

把中国资产阶级政权执行的路线称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被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炮制出来的，如今已严重过时的陈词滥调。如此拾人牙慧不免招笑。资产阶级学术界在 2025 年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共产主义残余的威权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这是我本人对这种观点的描述。

“反贼”在这里玩弄的，无非就是马逆马督工“重新定义一切价值”的后现代主义把戏（对于读到这里可能联想到了些什么的同志，尼采当年说的是“重估一切价值”）。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把所谓“完全民主国家”限定在十几个，甚至用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的寥寥几个国家的范围内。动辄除帝国主义阵营成员的“民主”籍，颇有一股当代小资产阶级迫真“左派”大行宗派主义的既视感。

说回正题。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如今实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民主”的本质，红色中国网《学点马克思主义》系列文章中早就有了极为详尽的解释，在此就不赘述了。然而，东欧国家的所谓“民主”，和全世界其他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5817>

地区由资产阶级威权政体转型而来的“民主”不同——东欧的“民主”，除希腊以外，全部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社会主义的反攻倒算之上的。因此在东欧国家，共产党非法、宣传共产主义非法的情况极为普遍。当然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一部分例外：比如俄罗斯，然而俄罗斯在叶利钦执政早期共产党是非法化了的；比如东德——1990年10月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吞并的波恩资产阶级“联邦德国”政权，尽管是在二战后建立的，“稳定和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然而波恩当局依然在1956年正式宣布共产党非法并出动包括联邦宪法保卫局在内的专政机关，对战后重建的德国共产党西德支部进行了强制取缔（东德支部则被并入了统一社会党）。

从西德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即便是“稳定和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不妨碍出现威权主义残余借反共的名义继续存在的情况（当然西德的威权主义残余源自纳粹）。在中国，亲帝反共的小布尔乔亚分子们嘴上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西式民主”为师，实际上追求的是在中国建立一套东欧式，甚至是南朝鲜式的“民主”制度。毕竟当年天涯论坛上自由派“民主以后杀全家”的叫嚣现在已是人尽皆知了嘛。我觉得我需要在这里向同志们解释一下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东欧”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是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给出的定义：

什切青—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

另外就是我为什么不用帝国主义知识分子发明的“非共化”/“去共化”（Decommunization）一词：因为这个词的含义实在是太宽泛太笼统，不仅所有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干了，甚至连东方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干了。

乌克兰是截至文章发表前最后一个实行“共产党非法化”的国家，于“广场政变”发生不久后的2015年正式通过，之后还发生了基辅纳粹旗下“亚速营”武装屠杀乌克兰共产党及共青团团员的暴行。乌克兰的“民主”在笔者看

来比“东欧式民主”的威权主义色彩还要强一点，接近“南朝鲜式民主”。乌克兰的“南朝鲜式民主”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便正式终结，历时八年不到；而南朝鲜的“民主”自 1987 年 6 月 29 日时任伪总统卢泰愚发表《六二九宣言》至 2024 年 12 月 3 日时任伪总统尹锡悦宣布“非常戒严”——历时三十七年半不到，便已经陷入灭亡危机。尽管尹锡悦在南朝鲜建立一党专政政权的尝试最终以戒严令遭国会取消和它本人遭弹劾下台而失败，不过自 2020 年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引入中国后，中国亲帝反共右派炮制的所谓南朝鲜“民主神话”倒是破灭得十分甚至九分彻底。甚至它们自己也认为共同民主党李在明的上台，是南朝鲜的“民主”正在消亡的标志（当然笔者绝不这么看）。给特朗普配原本为朝鲜金正恩准备的《你若三冬》作为背景音乐也是如此：它们认为“哈里斯来了，美国太平了！哈里斯来了，青天就有啦”，过去伯尼尔·桑德斯，这个一遇到民主党选举总统候选人就主动退出的废物，它们尬吹了几十年，现在又有个“民主社会主义什叶派穆斯林”马姆丹尼可以供它们再尬吹一次，令人作呕。还说什么“绿色瘟疫”呢，毫无作为一个反动派的原则性可言。

现在中国的亲帝反共右派分子们陷入了一个空前的悖论：如果它们选择跟随它们在美国的狐朋狗友，“把 MAGA 和特朗普说得比日本鬼子还坏”（当然在美国的语境下是德国鬼子），那么它们就必须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美国“正在走向消亡”，文章开头向同志们献丑的那位“反贼”，嘴上说什么“拭目以待”，实际上眼睛瞎到连现成的“例子”都看不到，还要在红色中国网班门弄斧。不过好在，中国资产阶级自己就在分享“反共经验”，也许不会把你们两个给怎么样——就算怎么样了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们有什么办法？自己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吗？

关于对东欧“新自由主义民主”的评判就讲到这里。“反贼”的马逆马督工“定义学”表演，为这篇文章贡献了相当的内容。我也不得不感叹中国国内的亲帝反共右派连杨明昊的一根毛都比不上，起码人家亲帝反共还扯面社

会民主主义的破旗披着。在国内互联网上猖狂如斯，说邓小平跟蒋经国是一伙的（“民族自由派”），专政机关也没把它怎么样，视频也没删。文章的最后真的不得不感慨一句，国内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么乌烟瘴气，中国资产阶级还天天叫嚣要“巩固守好意识形态战线”，病得不轻……

资产阶级自由派言论及其批驳¹

怀鹤、隐秘战线等

这是一名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反贼”与其他红色中国网网友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他的很多言论是具有代表性的，可以反映大多数自由派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与仇视，证明了在他们不偏不倚的“客观”“言论自由”外衣下，藏着的是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更可笑的是，他们甚至不敢亲自挂帅，让别人来帮他们挡枪，“胆小缩如虫”。

反贼 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

首先，我欲区分两种不同的对共产主义的定义。

第一种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中讲述的“一种共享经济结合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集体生产，以阶级斗争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在此一体系下，土地和资本财产为人民共同所有，而且货币和国家都会自然消亡(引用自维基百科)”这样的社会体系。作为反贼，我并不反对这一社会体系的初衷，由于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然而，对于现代经济学以及人性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社会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意识体天然的贪婪性和人向外扩张与索取的本能，共产主义这种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5817>

以斗争作为基础来建立的社会体系极容易使社会转化为第二种共产主义的
定义的社会。

第二种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民粹共产主义，属于民粹主义的一部分。民粹主义指的是“一系列强调‘人民’观念并与‘精英’相对立的政治立场(引用自维基百科)”，这是一种以仇恨和零和博弈为主题的危险的主义。民粹共产主义极其强调斗争，认为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也应该是毛左和极左所持有的思想。这种民粹共产主义的结果也显而易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南美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查韦斯所掀起的极左思潮。它们呈现的特征是“令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从多数人中揪出少数人”。

委内瑞拉的极左思潮就发生在 21 世纪。查韦斯上台后，提出了“玻利瓦尔使命”，以斗争为纲，目标是“消除一切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于是，他带领人民，从最上层开始，开始清算持有大量资源的人。他们先消灭美籍资产，然后消灭国内的资本家，消灭大商店老板，接下来就是消灭医生、律师等凭借技术持有更多资源的人。他们不断掠夺社会贫富平均线上的人的资产，然后用类似于“人民公社”的方式分享给普通人民。查韦斯和毛泽东不同，他死的时候家中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可以说他是真真切切“为人民服务”的人，可是他的人民真的生活幸福了吗？截至 2020 年，据统计，委内瑞拉已有超 600 万难民由于经济原因被迫背离自己的祖国。这一事件被评为“21 世纪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查韦斯的政策与毛左和极左所进行的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消除一切不公平现象，消灭掌握更多资源的人，于是对多数人民主，对少数人专制。这个少数人正是社会贫富平均线以上的人。然而平均线，随着上层社会人士被消灭，会不断地下降，接下来多数人中比较富有的部分人又会因为“掌握了更多资源”而成为新一波少数人，因“产生了新的不公平现象”而被消灭。就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批斗真正的资本家、地主，接下来是富

农、富商，接着是一切拥有个人资产的非工人阶级比如开小店的，然后就轮到知识分子，最后就是人民自己。

如果你想要一串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正整数数列，那么数列之中的数字必然是有大有小。若你现在要来消除这个数列内的不公平现象，你可以把所有数求平均，接着去掉所有大于该平均数的数字，重复此步骤。最后，你必然会获得一个全是 0 的数列。

当然，你可以说，你设定一个“富裕标准”，只有该标准之上的人士才算“掌握了更多资源”，才算“不公平现象”，才需要被消灭。然而，在你定的标准之下，必然依旧有个人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若不被消灭，那么你只是相当于把总量减少了，而贫富比例不变。况且，在这个标准之下生活的人民，时时刻刻都要惧怕会不会越过这条“贫富红线”，即使你的最终目标不是消灭他们而只是对他们施行专制，依旧会对公民活力造成极大的影响，大家根本不敢赚钱，不敢创造更多价值，对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限制。那么你说说，这样的“共产主义民主”，真的是民主吗？

第一，极左和毛左对反贼而言没有任何影响，这类以马克思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就撼动不了西式民主在世界上的地位。反贼群体根本看不上这种极具排外性但又标榜自己是民主的思想。

第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说出的哲学判断能够被直接当作公理使用，反贼从来不说“因为某反贼人士说什么什么，所以怎么样”，而是拿出具体的调查和数据说话。

第三，你们毛左和极左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自己的正义性，强调西方的邪恶性。这一点跟如今你们所瞧不上的所谓“中资”是完全一致的行为。你们经常使用春秋笔法，“毒草”一类的词汇被直接当作前提条件使用，这种极具排外性的思想，我不认为适合发展民主。

第四，你们强调自己的理论，实际上从来没有拿出任何普世逻辑进行论证，也没有拿出任何事实进行论证。你们的全部论据悉数来自马列毛等社会主义人士说过的“名人名言”。

第五，反贼之所以几乎不关注毛左和极左的言论，是因为反贼强调“允许反对派”，现阶段任何一个民主或半民主国家（即使是俄罗斯）都允许存在彻底反对执政者的党派。对于毛左和极左，反贼或任何民主人士持有的态度都是“允许存在但不认同”，而究竟谁的意见能得到听取，就取决于民众到底支持谁，自己选择相信什么是正确的。这才叫民主，你们强调的“通过斗争革除资产阶级”，并且反对一切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这在社会学上叫做煽动。

第六，毛左和极左利用着西式民主提供的极自由的网络环境，开设了一个反对西式民主思想的大本营网站，即“红色中国网”，实在是让人觉得可笑。试问如果不是西式民主的包容性，你这种极度反对现有社会体制的网站如何运行？试问如果真的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一切有关资本主义的反对派的声音是不是会被你们所压制？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岂不只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由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人所统治的独裁政权？

第七，任何逻辑通顺的人都知道，想通过争论改变他人的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反贼认可“求同存异”，也就是允许毛左和极左等反对声音存在，并且认可他们推翻独裁统治的初衷。对于辩论，除非是粉红和支黑一类完全没有逻辑可言的人，不论是对于毛左和极左还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反贼，辩论是为了更好地发散思想，因此反贼永远不会以情绪化和立场化的词汇描述任何一种带有逻辑的思想。然而，毛左和极左更偏向于把反对派的思想当作靶子，运用你们那极具立场性的语言来进行批判，并且时刻不忘强调自己和马列毛的正确性。这种行为，真的能带来思想上的提升吗？

隐秘战线 奇异搞笑，我问你在波兰宣传共产主义合法吗？不合法。波兰是“民主国家”吗？在你看来恐怕“民主”得很呢！

“包容的西式民主”制度下宣传共产主义，这个“西”怕是德国以西：德国共产党西德支部是在 1956 年被波恩当局宣布为非法并出动宪法保卫局强制取缔的，可见联邦德国也不是什么“包容的，可供自由宣传共产主义的西式民主”。

太阳月亮 路易十六掉不掉头不是你在网上说了算，是巴黎的老百姓说了算；中资²灭不灭亡不是你在红中网反驳个什么就能阻止，而是未来的劳动群众说了算；你以后在人民革命中出来叽叽歪歪、强调西方普世价值挨不挨批斗、吃不吃子弹也不是红中网网友说了算，是工农说了算。红中网不过是总结客观规律，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矛盾罢了。

反贼 你们犯了常识性错误，我不想评价。究其原因，是我和你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完全不同。

最美好的前途 什么常识性错误？什么信息渠道？你还没回答网友前面提的问题呢！

隐秘战线 哟？列举几个消息来源看看？别闹得跟本网站著名托洛茨基分子一样把《大纪元》³拿出来。

太阳月亮 你去墙内那些讨薪、维权、抗议视频和帖子下面去发发“你们都错了，我和你们获取信息和思维方式不一样”看看会怎么样。

② 指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及资本积累秩序。——编者注

③ 一个站在自由派立场的资产阶级媒体。——编者注

反贼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言论自由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宣传仇恨思想、宣传战争思想等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被保护的，就像在西方宣传法西斯是违法的一样。

2009 年，波兰刑法第 256 条增加了第 2 至 4 款，禁止“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其他极权主义标志”，除非“在艺术、教育、收藏或学术活动中使用”。2011 年 7 月 19 日，波兰宪法法庭裁定该禁令因侵犯言论自由而部分违宪。2017 年 6 月，波兰更新了“去共化”立法，将苏联用于政治宣传的纪念碑包括在内，引发了俄罗斯政府的负面反应。但是，波兰法律并未禁止使用共产主义标志。

以《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等为例，被公认为明言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确认言论自由的基石的重要性的著名文件，另一方面亦显示出了其脆弱需受保障的面向。《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际人权法》中亦确认言论自由为一项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指“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及“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第 19 条亦指出，这些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行使时必须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确保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不受影响。

RedFlame 能不能用点心？查韦斯 2013 年就死了，你要是真把查韦斯对委内瑞拉造成经济破坏你应该拿 2013 年的资料，拿一个已经死去 7 年的人是造成委内瑞拉经济破坏的根源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樱桃时节 他似乎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且只是一种先验哲学判断罢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考察视而不见，连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也不愿多看几眼。

隐秘战线 马列毛大群把“历史时刻”⁴污蔑红色中国网认同邓小平的帖子标题拿出来，说红色中国网是认同邓小平的。自那以后我就把大群成员当亲帝反共的右派看待，一整个 Telegram 群里都是这种东西。大陆的话，亲帝反共的言论接近完全自由，时不时以亲帝反共右派的视角“冲塔”，或者侮辱毛泽东还有历史社会主义时期都可以。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娇生惯养出来的。

乐不眠 红中网不是毛泽东主义网站，你大可不必你们毛左云云，部分网友是毛派不代表红中网本身。

baql 查韦斯 1999 年上台时委内瑞拉只有人均 4800 美元，而查韦斯 2013 去世后，2014 委内瑞拉人均 GDP 还有 14000 美元。查韦斯上台之初，2000 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近 50%、极度贫困率在 20% 左右；查韦斯去世前，2012 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已经降低到 20%、极度贫困率已经降低到 10% 以下。查韦斯过世了，上层精英、企业主、资本家又回来了，结果是经济崩溃了。

怀鹤 现代经济学是什么样的经济学？现代人性的研究又是谁在研究？为谁服务？你为什么不谈它是否科学，符合事实？

这个少数人正是社会贫富平均线以上的人。

这个少数人，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对生产关系的探究中延伸出来的，绝不是按照货币数量划分的。

^④ 即“马列托主义者”，红色中国网著名的反对派。——编者注

一开始批斗真正的资本家、地主，接下来是富农、富商，接着是一切拥有个人资产的非工人阶级比如开小店的，然后就轮到知识分子，最后就是人民自己。

文化大革命中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资本家？哪里有真正的地主？哪里有富农？哪里有富商？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也是由于它找不到它革命的对象，找不到在这样一个官僚特权集团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到底谁是真正的敌人。

当然，你可以说，你设定一个“富裕标准”，只有该标准之上的人士才算“掌握了更多资源”。

这是你自己的标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按照什么财富“红线”来划分呢？把自己的论断强加到论敌身上，是很不高明的手法。

这类以马克思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就撼动不了西式民主在世界上的地位。

用不着马克思，西式民主自然会因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瓦解而自身瓦解。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说出的哲学判断能够被直接当作公理使用。

这个“没有人”，又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呢？你自己的论断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呢？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解释的必然是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

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哲学，都力图于用自己的哲学解释世界，哪怕他打着“相对”的幌子，他不也是在用“相对”的哲学来解释世界吗？

而是拿出具体的调查和数据说话。

那么事实证明，六四所谓“民主卫士”就是废物一群，什么事都干不成，瞻前顾后，自私自利，想借助工人力量却又恐惧工人。这样的群体，以前革命不成功，以后也不会成功。

你们强调自己的理论，实际上从来没有拿出任何普世逻辑进行论证。

任何一种哲学，本身就是解释整个世界的，还需要强调自己“普世”？

这才叫民主，你们强调的“通过斗争革除资产阶级”，并且反对一切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这在社会学上叫做煽动。

如何你有健康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今天中国的左派在宣传上根本没用，但工人阶级的罢工自发的一层高过一层，对高贵的民营企业家们冲击一浪高过一浪，你是不是也允许这样不同的声音？

毛左和极左利用着西式民主提供的极自由的网络环境，开设了一个反对西式民主思想的大本营网站，即“红色中国网”。

红色中国网是不是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不坚持把毛主席的理论全盘继承？如果你有一双健全的眼睛，能看一看置顶文章的话，我想你不会说这样的话。

那么一切有关资本主义的反对派的声音是不是会被你们所压制？

答曰：不会。想说就说吗，你在网上说什么理论也不禁你的言。但西式民主下的推特还有举报色情暴力的选项，这一点不能继承吗？可是中国工人要求把资本家的企业变成他们共有的，共同管理，共同调节自己的生产，资本家又有这么大方吗？

这就是说，在西式民主下，只许你发出类似于某种语言的声波，却不允许你执行在声波下掩藏的实质内容。他反而怪我们，说我们太独裁了。

想通过争论改变他人的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是你的独家逻辑。

辩论是为了更好地发散思想，因此反贼永远不会以情绪化和立场化的词汇描述任何一种带有逻辑的思想。

这就是说，人的情感，人的认识，和人本身是可以分离而且应该分离的，人的一种狭隘的在一定范围内描述客观事物的认识，居然可以不带任何主观的认识色彩。简而言之，这就是说不会以情绪化和立场化的态度去描述任何一种本来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狭隘的思想。

宣传仇恨思想、宣传战争思想等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被保护的，就像在西方宣传法西斯是违法的一样。

这个时候怎么不用起你的“求同存异”宝剑了呢？怎么不让他们发出这样的声波了呢？他在现实中什么都不干，却只在网上发出这样的电子信号和音频，你为什么不容忍他了呢？你跑到这里来指责我们，难道是容忍不了我们发出的电子信号和声波吗？

雾雨魔理沙 这里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如果工人们要求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福利待遇，参与企业的管理，这种不同的声音你接不接受？

青年之翼 仅以个人角度，对你和你的观点定性及相关评价如下：

一、过度依赖 Wikipedia ，有一些将自己视为可能遭受伤害的既得利益者。

二、“从多数人中揪出少数人”的说法是不适宜的，文革时期的利益集团必然不是少数人。

三、毛左和极左怎么能相提并论？

四、少数人不应该是平均线之上者，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应该是反动剥削阶级。

五、对文革的性质和现实认识不清。人民绝不会将矛头对向自己，文革的乱象只能是部分倒施逆行者的暗地策反，这包括以红卫兵为首的高干子女等。

六、你混淆了平等和平均，且正整数列平均绝不会是 0。

七、你在经济调控层面预设了一个特权阶层，认为这个阶层充当维持所谓"平均"制度的暴力机关，这是一个误区。

七、你没有意识到按需分配这一核心正向操作，而认为全部资料平均后为持有定额，多余的将被抹去，且你的错误假设忽略了这在买进卖出的简单交换行为上的可行性。

八、将创造价值视为个人资料还是私有制的想法，因此不敢创造价值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鉴定为低水平右派分子。

st 共产主义不需要你拿嘴去反对，要你拿实际行动去反对！

请你立刻进厂下工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自己变成廉价劳动力为资本主义提供生产动力。

请你立刻拿出积蓄为烂尾楼接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刺激资本主义的消费市场。

请你主动要求加班，主动要求 35 岁辞职，甚至在老板困难的时候主动放弃工资，用实际行动支持资本家。

请你就业是时候不要考编考体制务必去私企，看病也不要去看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用实际行动打击一切私营经济。

最好还能立刻一张机票飞去乌克兰，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

反对共产主义也好，支持资本主义也罢，麻烦用点实际行动，不要嘴上天天资本主义万岁，结果让你为资本家加一个小时的班就比打死你还难受。中国就是因为这样口嫌体直的垃圾实在太多了，才导致如今市场经济的困局。

郁代 我一直觉得和自由派辩论的目的应该是锻炼自己的能力，捋顺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思路，而不是说服对方。

自由派之所以是自由派，基本上源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本来就不是无产阶级，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是很正常的。最基本的观念都不同，辩论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我接触过的自由派或多或少的都信奉社达那一套，就想把别人踩在脚下，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跟他们交流任何政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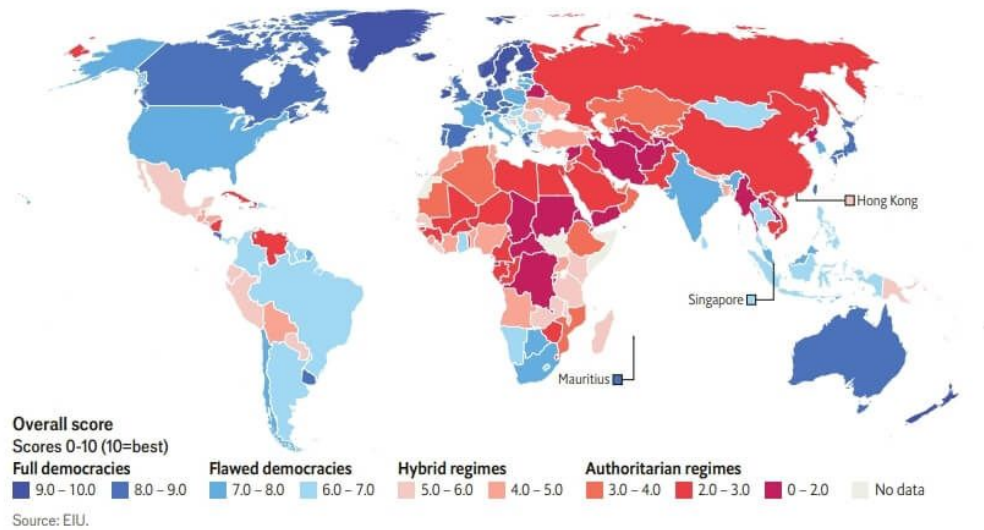
旧站那个“迷之安雅”⁵，还有现在这个自由派，都是把红中网当成垃圾桶的，进来扔完接着就走，对比起来“李嘉图”⁶和“马列托主义者”比他们好太多了，至少他俩是为了辩论来的（不论实际表现如何）。因此我们不值得为这些人动怒，以后会有更多的自由派和粉红来红中网，不用关注那个人具体怎么样，只把他的言论当成是给自己出的课堂小测就好。

反贼 首先，你们要对西式民主有个基本的了解，民主和独裁的界定不是非黑即白的，西欧美日等国，一般而言是“完全民主国家”，而你们刚刚举例的国家比如波兰，一般定义为“缺陷民主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根本不属于民主国家，反而是“威权国家”，美国甚至都只能算缺陷民主（我之前说的“美日”的“美”是说美洲的意思），我给你们看看《经济学人》是怎么评价的吧：

⁵ <https://old.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662&extra=&page=1>

⁶ 红色中国网著名的“小粉红”。——编者注

Democracy Index 2024, global map by regime type



你们红中网要是不认可也没关系，反正图在这，有本事自己出个图。

信息渠道就只是维基，不相信无所谓。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考察，然而你们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考察都存疑，甚至对大陆的考察都存疑。

隐秘战线 “对大陆考察存疑”，恁不会还觉得中国是什么“共产主义”吧？我问你八九六四你们为什么失败？东欧自由派连共产党的坦克车都闹得过去为什么你国的不行？

反贼 你这个人只能说理解能力有待提升，自信心有待下降，有 0 个人说中国现在是共产主义，官方都说现在不是共产主义。

隐秘战线 你都知道中国不是共产主义了，那你反什么呢，反红色中国网？疑似精力有点过剩了。

反贼 这个网站一直在批判所谓的帝国主义，然而这个网站之所以存在都要感谢帝国主义给的无墙网络环境。

这个少数人，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对生产关系的探究中延伸出来的，绝不是按照货币数量划分。

请给出划分方式。

文化大革命中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资本家？哪里有真正的地主？哪里有富农？哪里有富商？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也是由于它找不到它革命的对象，找不到在这样一个官僚特权集团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到底谁是真正的敌人。

还算中肯，至少承认了文革没有找到真正的敌人这个事实，其原因就是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敌人。

这是你自己的标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按照什么财富“红线”来划分呢？把自己的论断强加到论敌身上，是很不高明的手法。

这句话的谓语是“可以”，并没有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个假设，你们不认可也没人说不行，其次，最擅长把自己的论断强加在论敌身上的是谁我不说。

用不着马克思，西式民主自然会因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瓦解而自身瓦解。

拭目以待。⁷

这个“没有人”，又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呢？你自己的论断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呢？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解释的必然是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哲学，都力图于用自己的哲学解释世界，哪怕他打着“相对”的幌子，他不也是在用“相对”的哲学来解释世界吗？

还算中肯，但：一、这句话并不算哲学判断；二、这句话也没有说自己已是公理。

任何一种哲学，本身就是要解释整个世界的，还需要强调自己“普世”？

没有人反对任何哲学体系，只是反对将任何哲学体系作为唯一真理。

你是不是也允许这样不同的声音？

当然允许，工会不是吃白饭的。

隐秘战线 事实是，你们 1989 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失败了。闹不过邓小平的坦克车是你们的原罪。

qbf风幻 您都讲人性论了，咱还是别碰哲学了。

烈纯大道西 工会不是白吃饭的，到时请你吃牢饭，到时别发鸡盲地去支持大陆工会。

⑦ 粗体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反贼 建议先自行了解当下西方工会体系如何运作，事实上，西方的工会体系确实是工人与资本家共同管理，不相信的话那也没关系。

隐秘战线 得，找你这逻辑我说波兰共产党共产主义非法但是波兰“民主”，恁就说波兰是“缺陷民主”，好像加个“缺陷”就能把一切威权的部分都给掩盖过去了。还“‘美日’的‘美’指美洲”呢，这张图里美洲只有加拿大还算个像样的完全民主国家，其余的不是威权就是缺陷民主。你引用的时候能不能长点眼睛？

反贼 言论“不被保护”并非禁止，而是该言论不会受到“言论自由”相关法条的保护。没有人禁止你们支持共产主义等，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有共产党，只是影响力比较小。关于言论自由的法条每个国家不一样，建议自行搜寻。

qbf风幻 西方国家的如日共除了名字叫“共”，干的事情可和共没什么关系了，再说了中国的 18 年宪法还有允许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呢，要不您去大街示威一下试试？

反贼 一、中国现在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是独立于世界两大体系之外的体系；二、支持共产主义也请你拿实际行动支持。

烈纯大道西 这个“独立于两个世界之外的体系”到底是什么体系，有什么特点？古古怪怪的还以为是“第三条道路”，老是中肯中肯的，胡锡进上身是吧？

Redknife 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搞错了还来着大放阙词，你这个右派真是给中国民运宣传拖后腿。还有，你先搞明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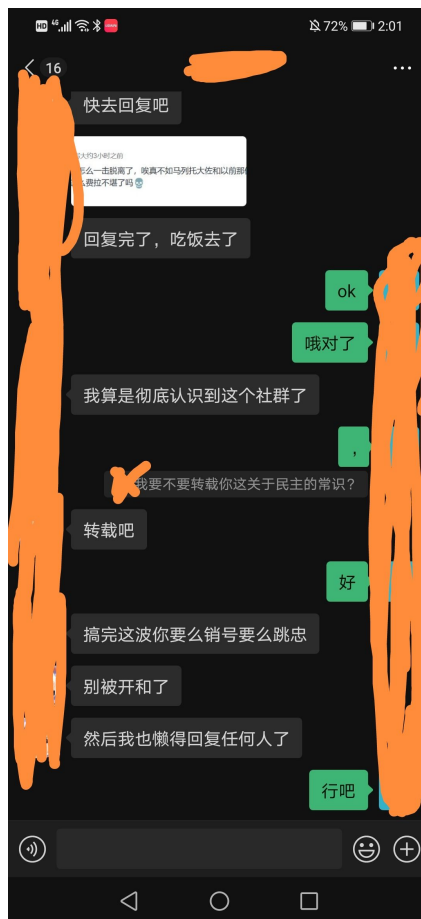
现代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社会性质再提你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别连共产主义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就瞎反对。

反贼 最后……

本账号仅是转载，并非他本人，此账号本人立场完全中立。

事件的起因：我的一个同学撺掇我开个号，来红中网，让我以第一人称视角“扮演”他，转载他的言论，来跟你们对线，我一开始没意识到什么，接受了，然后越转载越觉得他想让我承担玩火的风险。

现在他“也懒得回复任何人了”“我算是彻底认识到这个社群了”，我也不想继续玩火了。



聊天记录

还请管理员把我号销了吧，我对于这场闹剧，以及消耗了你们的精力和时间，感到十分抱歉，别开盒^⑧我……

⑧ 开盒，又称“人肉”，是一种以非法窃取他人隐私信息来威胁、恐吓他人的下作手段，常见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及流氓无产者。——编者注

赠 星 火

斯 达 特 尚

绿水长眠柳困娇，红霞稍出逗云腰。
莲风好策鱼龙过，瘦鬼犹愁白日高。
三寸苦心君莫负，一泓清泪越天桥！
瑶池醉态皆惊起，污酒飞倾坠血桃。

瘦鬼，指在高强度的剥削下劳动至死的无产者。“三”是虚词，苦心指他们的苦心。其泪飞奔至天上，酒肉瑶池的神仙们被卷动惊起，天庭正一片狼藉……

